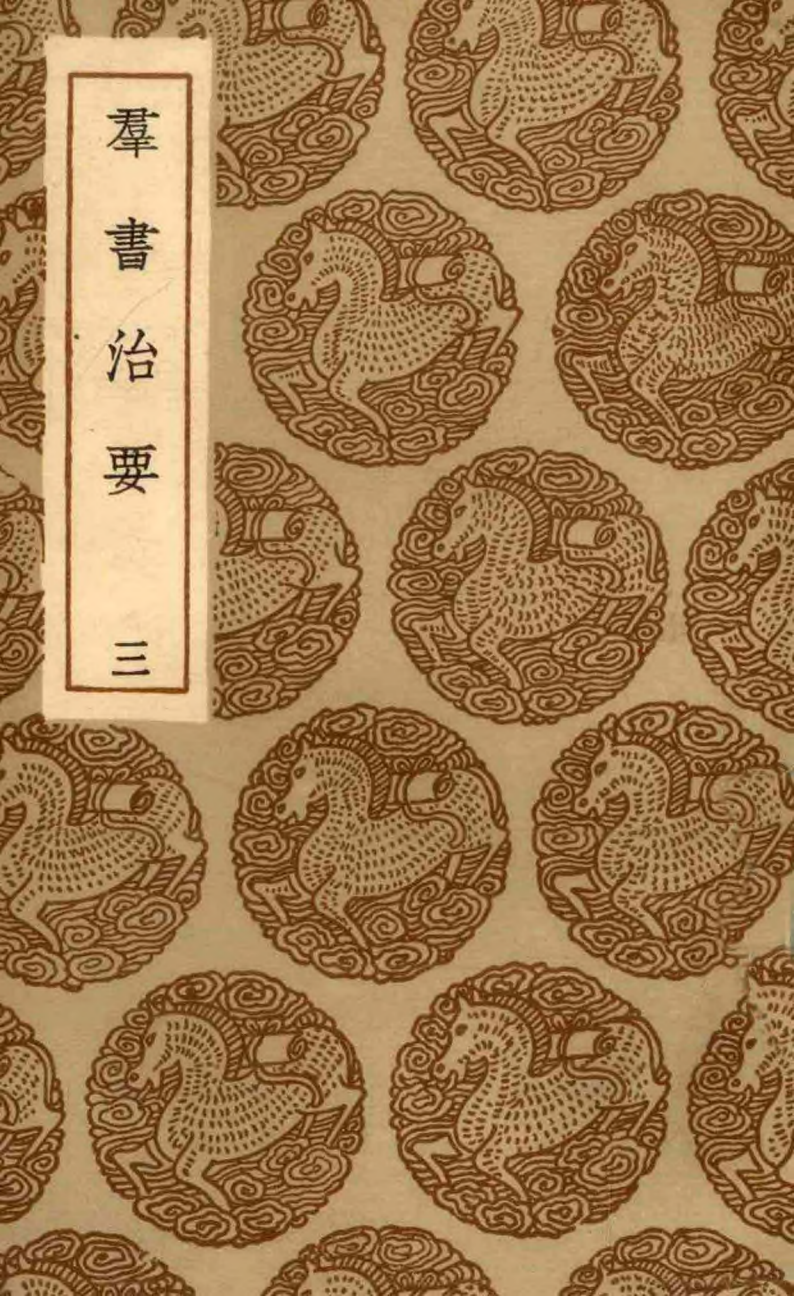


羣書治要

三





要 治 書 羣

(三)

撰 等 徵 魏

羣書治要卷第十一

史記上

本紀

黃帝者少典之子。姓公孫。

有熊國君。少典之子也。

名曰軒轅。生而神靈。弱而能言。幼而徇齊。

徇。疾也。齊。速也。言聖德幼而疾速也。

長而敦敏。成而聰明。神農氏世衰。諸侯相侵伐。而神農氏弗能征。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。修德振兵。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。

阪泉。地名。

三戰。然後得其志。蚩尤作亂。乃殺蚩尤而代神農氏。是爲黃帝。東

至于海。西至于空桐。

山名也。在隴右。

南至于江。北逐葷粥。

獫狁也。

邑于涿鹿之阿。遷徙往來無常處。以師兵爲

營衛。置左右大監。監于萬國。舉風后。力牧。常先。大鴻。以治民。順天地之紀。時播百穀。勞勩心力。耳目

節用。水火材物。有土德之瑞。故號黃帝。

帝王世紀曰。神農氏衰。蚩尤氏叛。不用帝命。黃帝於是脩德撫民。始垂衣裳。以班上下。剡木爲舟。剡木爲機。舟機之利。以濟不通。驅

牛乘馬。以引重致遠。璽門擊柝。以待暴客。斷木爲杵。擗地爲臼。杵臼之用。以利萬人。弦木爲弧。剡木爲矢。孤矢之利。以威天下。諸侯咸叛。神農而歸之。討蚩尤氏。禽之于涿鹿之野。諸侯有不服者。從而征之。凡五十二

戰。而天下大服。瞻仰天地。置衆官。故以風后配上台。天老配中台。五聖配下台。謂之三公。其餘地典。力牧。常先。大鴻等。或以爲師。或以爲將。分掌四方。各如已視。故號曰黃帝四目。又使岐伯嘗味草木。典醫疾。今經方

本草之書成出焉。其史倉頡又象鳥迹始作文字。自黃帝以上。穴居而野處。死則厚衣以葬。葬之中野。結繩以治。及至黃帝。爲築宮室。上棟下宇。以待風雨。而易以棺槨。削以書契。百官以序。萬民以察。神而化之。使民不能

後作靈門成池之樂。周禮所謂大成者也。於是人事畢具。黃帝在位百年而崩。年百一十歲矣。或傳以爲仙。或言壽三百年。故宰我疑以問孔子。孔子曰。民賴其利百年而崩。民畏其神百年而亡。民用其教百年而移。故曰三百年。

濟作至。

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。鑿材以任地。載時以象天。依鬼神以制義。治氣以教化。絜誠以祭祀。北至于幽陵。南至于交趾。西濟于流沙。東至于蟠木。東海中有山焉。名度索。上有大桃樹。風蟠三千里也。動靜之物。大小

之神。日月所照。莫不砥屬。砥。平也。四遠皆平而來服屬也。帝王世紀曰。帝顓頊平九黎之亂。使南正重司天以屬神。火正黎司地以屬民。於是鬼神不雜。萬物有序。

帝嚳高辛者。高陽。高辛。皆所與地名也。顧頡與嚳以字為號。上古實故也。黃帝之曾孫也。生而神靈。聰以知遠。明以察微。仁而威。惠

而信。修身而天下服。取地之財而節用之。撫教萬民而利誨之。歷日月而迎送之。明鬼神而敬事之。

其色郁郁。其德嶷嶷。其動也時。其服也士。日月所照。風雨所至。莫弗從服。帝王世紀曰。帝嚳以人事紀官。故以句芒為木正。祝融為火

正。尊收為金正。玄冥為水正。后土為土正。是五行之官。分職而治。

帝堯放勛。其仁如天。其智如神。就之如日。望之如雲。富而不驕。貴而不舒。帝王世紀曰。帝堯置欲諫之鼓。仲和叔。分掌四時方嶽之職。故名徵天下大和。百姓無事。有五老人擊壤於道。觀者歎曰。大哉。堯之德也。老人曰。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。鑿井而飲。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於我哉。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。土墼三等。茅茨不翦。

採椽不斲。夏服葛衣。冬服鹿裘。

虞舜名曰重華。父瞽叟頑。母嚚。弟象傲。皆與殺舜。舜順適不失子道。以孝聞。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。

以觀其內。使九男與處。以觀其外。二女不敢以貴驕。九男皆益篤。舜耕歷山。歷山之人皆讓畔。漁雷

澤。雷澤上人皆讓居。陶河濱。河濱器皆不苦窳。窳。病也。一年而所居成聚。二年成邑。三年成都。於是

堯乃試舜五典。百官皆治。以揆百事。莫不時序。流四凶族。以禦魘魅。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。堯崩。天

書無子道二字補之。

下歸舜。帝王世紀曰。舜立誹謗之木。論曰。孔子稱古者三皇五帝設防而不犯。故無陷利之民。是以或結繩而治。或象畫而化。自庖犧至於堯。舜。神道設教。可謂至政。無所用刑矣。夫三載考績。黜陟幽明。善無微不著。惡無隱不章。任自然以誅賞。委羣心以就制。故能造御乎無爲。運道於至和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含德若自有者也。詩云。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其斯之謂乎。

夏禹名曰文命。當堯之時。洪水滔天。舜登用。乃命禹平水土。勞身焦思。居外十三年。過家門不敢入。

薄衣食。致孝于鬼神。卑宮室。致費於溝洫。以開九州。通九道。陂九澤。度九山。行相地宜。所有以貢。東

漸于海。西被于流沙。朔南暨。朔。北。方也。聲教訖于四海。於是帝錫禹玄圭。以告成功於天下。於是大平

治。帝舜薦禹於天。舜崩。遂即天子位。國號曰夏后。十七世帝履癸立。是爲桀。不務德而武傷百姓。百

姓弗堪。湯脩德。諸侯皆歸湯。湯遂伐桀。桀走鳴條。南夷地名。遂放而死。

湯始居亳。征諸侯。爲夏方伯。得專征伐。葛伯不祀。湯始伐之。湯曰。予有言。人視水視形。視民知治。不。伊尹曰。明

哉。言能聽。道迺進。君國子民。爲善者在王官。勉哉。勉哉。湯出。見野張網四面。祝曰。自天下四方皆入

吾網。湯曰。嘻。盡之矣。乃去其三面。祝曰。欲左左。欲右右。不用命。乃入吾網。諸侯聞之曰。湯德至矣。及

禽獸。當是時。夏桀爲虐。政淫荒。湯乃伐桀。踐天子位。帝太戊立。伊陟爲相。伊陟。伊尹子也。亳有祥桑穀。共生

於朝。一暮大拱。祥。妖怪也。合生。不蕃之謂。太戊懼。問伊陟曰。臣聞妖不勝德。帝之政其有闕與。帝其修德。太戊

從之。而祥桑枯死。殷復興。故稱中宗。帝辛立。天下謂之紂。帝紂資辨捷疾。聞見甚敏。材力過人。手格

猛獸。智足以拒諫。飾是非之端。矜人臣以聲。以爲皆出已之下。好酒淫樂。嬖於婦人。愛妲己。有蘇氏美也。

妣己之言是從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。北里之舞。靡靡之樂。厚賦稅。以實鹿臺之錢。鹿臺在朝歌城中也。而登

鉅橋之粟。鉅橋。鹿水之大橋也。有漕粟。益收狗馬奇物。充仞宮室。益廣沙丘苑臺。沙丘在鉅鹿東北。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。

慢於鬼神。以酒爲池。懸肉爲林。使男女僕相逐其間。爲長夜之飲。百姓怨望。而諸侯有叛者。於是紂

酒重辟刑。有炮烙之法。青銅柱加之炭。上令有罪者行焉。輒墮炭中。妣己笑。名曰炮烙之刑也。以西伯昌。九侯。鄭縣有九侯城。鄂侯爲三公。九侯

有好女。入之紂。九侯女不熹淫。紂怒殺之。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強。并脯鄂侯。西伯昌聞之。竊歎。紂囚

西伯。姜里。河內湯陰有姜里城。西伯之臣。閔天之徒。求美女。奇物。善馬。以獻紂。紂酒赦西伯。用費中爲政。費中

善諛。好利。殷人弗親。又用惡來。善毀讒。諸侯以此益疏。多叛紂。微子數諫。不聽。酒遂去。比干強諫。紂

怒。剖比干。觀其心。箕子懼。酒詳狂爲奴。紂又囚之。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。紂走。衣其寶玉衣。赴

火而死。武王遂斬紂頭。懸之白旗。殺妣己。殷民大悅。

周后稷名弃。好耕農。天下得其利。有功。封於邰。曾孫公劉。修后稷之業。民賴其慶。古公復修后稷。公

劉之業。積德行義。國人皆戴之。古公卒。季歷立。季歷卒。子昌立。是爲西伯。西伯遵后稷。公劉之業。則

古公之法。敬老慈少。禮下賢者。日中不暇食。以待士。士以此多歸之。諸侯皆來決平。於是虞。芮之人

有獄不能決。乃如周。入界。耕者皆讓畔。民俗皆讓長。虞。芮皆慙。俱讓而去。諸侯聞之。曰。西伯蓋受命

之君也。武王卽位。太公望爲師。周公旦爲輔。召公畢公之徒。左右王師。修文王緒業。聞紂昏亂暴虐

奮脫古公
卒至季歷
卒九字
補之

舊無財求
而利其五
字。補之

舊無有不
祀則修言
六字。及
注言號令
也四字。
補之。

滋甚於是伐紂。紂師皆倒兵以戰。武王遂入斬紂。散鹿臺之錢。發鉅橋之粟。以振貧弱。封諸侯。班賜
 殷之器物。縱馬於華山之陽。放牛於桃林之墟。偃干戈。振兵釋旅。入曰振。旅也。示天下不復用。成康之際。
 天下安寧。刑措四十餘年不用。措者。置也。民不犯法。無所置刑也。穆王即位。將征犬戎。祭公謀父諫。祭。畿內之國。為王卿士。謀父
 字也。曰。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觀兵。戢而時動。動則威。觀則玩。玩則無震也。震。懼。先王之於民也。茂正其
 德而厚其性。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。明利害之鄉。鄉。方也。以文修之。使務利而避害。懷德而畏威。故
 能保世以滋大。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。奕世載德。不忝前人。至於文王。武王。昭前之光明而
 加之以慈和。事神保民。無不欣喜。商王帝辛大惡於民。庶民不忍。欣戴武王。以致戎于商牧。非務武
 也。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。夫先王之制。邦內甸服。邦外侯服。侯衛賓服。此總言之也。侯。衛。夷蠻要服。
 也。狄荒服。甸服者祭。供日祭也。侯服者祀。供月祀也。賓服者享。供時享也。要服者貢。供歲貢也。荒服者王。詩云。莫
 敢不來王也。日祭。月祀。時享。歲貢。終王先王之順祀。外傳云。先王之訓也。有不祭。則修意。先修志意。以自責也。有不祀。則修言。言。號令也。有不享。則修文。文。典法也。有不貢。則修名。名。謂尊卑職。賈之名號也。有不王。則修德。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也。序成而
 有不至。則修刑。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。不至。則有刑罰也。於是有刑不祭。伐不祀。征不享。讓不貢。告不王。於是有刑罰之
 辟。有攻伐之兵。有征討之備。有威讓之命。有文告之辭。布令陳辭而有不至。則增脩於德。無勸民於
 遠。是以近無不聽。遠無不服。今犬戎氏以其職來王。天子曰。予必以不享征之。且觀之。兵無乃廢先

有作若。

王之訓而幾頓乎。王遂征之。得四白狼。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諸侯有不睦者。厲王卽位好利。近榮夷公。芮良夫諫曰。王室其將卑乎。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。夫利。百物之所生也。天地之所載也。而有專之。其害多矣。天地百物。皆將取焉。何可專也。所怒甚多。而不備大難。以是教王。王其能久乎。夫王者。將道利而布之。上下者也。使神人百物。無不得極。極。中猶日怵惕懼怨之來。今

王學專利。其可乎。匹夫專利。猶謂之盜。王而行之。其歸鮮矣。榮公有用。周必敗。王不聽。卒以榮公爲卿士。用事。王行暴虐。侈傲。國人謗王。召公諫。召穆公曰。民不堪命矣。王怒。得衛巫。衛國之巫使監謗者。

以告則殺之。其謗鮮矣。諸侯不朝。王益嚴。國人莫敢言。道路以目。以目相眄而已王喜。告召公曰。吾能弭謗

矣。乃不敢言。召公曰。是鄣之也。防民之口。甚於防水。水壅而潰。傷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。爲民者宣之使言。故民之有口。猶土之有山川也。財用於是乎出。猶其有原隰衍沃也。衣食於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。善敗於是乎興。夫民慮之心而宣之口。成而行之。若壅其口。其與能幾何。王不聽。於是國莫敢出言。三年。乃相與叛。襲王。王出奔于彘。宣王卽位。脩政。法文武。成康遺風。諸侯復

舊無出猶至是乎十之四字。補

宗周。幽王嬖愛褒姒。欲廢后。並去太子。用褒姒爲后。以其子伯服爲太子。褒姒不好笑。幽王欲其笑。萬方故不笑。幽王爲舉烽火。諸侯悉至。至而無寇。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欲悅之。爲數舉烽火。其後不信。益不至。王之廢后去太子也。申侯怒。乃與繪西夷犬戎共攻王。王舉烽火徵兵。兵莫至。遂殺幽王。驪

山下。

秦繆公與晉惠公合戰。爲晉軍所圍。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。馳冒晉軍。解圍。遂脫繆公。而反生得晉君。初。繆公亡善馬。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。吏逐得。欲法之。繆公曰。君子不以畜產害人。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。傷人。乃皆賜酒而赦之。三百人者。聞秦擊晉。皆求從。從而見繆公。窮亦皆推鋒爭死。以報食馬之德。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。戎王使由余於秦。繆公示以宮室積聚。由余曰。使鬼爲之。則勞神矣。使人爲之。則苦民矣。繆公怪之。問曰。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。然尙時亂。今戎夷無此。何以爲治。不亦難乎。由余笑曰。此乃中國所以亂也。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。身以先之。僅以小治。及其後世。日以驕淫。阻法度之威。以責督於下。下疲極。則以仁義怨望於上。上下交爭。怨而相篡弑。至於滅宗。皆以此類也。夫戎夷不然。上含淳德。以遇其下。下懷忠信。以事其上。一國之政。猶一身之治。不知所以治。此真聖人之治也。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。孤聞鄰國有聖人。敵國之憂也。今由余賢寡人之害。將奈何。廖曰。戎王處僻匿。未聞中國之聲。君試遺其女樂。以奪其志。爲由余請。以疏其閒。君臣有閒。乃可虜也。繆公曰。善。因以女樂二八遺戎王。戎王受而悅之。於是秦乃歸由余。由余數諫不聽。遂去。降秦。繆公以客禮禮之。用由余謀伐戎王。益國十二。開地千里。遂霸西戎。

秦始皇帝。莊襄王子也。名政。二十六年。初并天下。自號曰皇帝。事皆決於法。刻削無仁恩。收天下兵。聚之咸陽。銷以爲鐘鐻。金人十二。置廷宮中。每破諸侯。寫放其宮室。作之咸陽北坂上。

在長安西北。別名渭城。

南臨渭。自雍門。

在高陵縣。

以東至涇渭。殿屋複道周閣相屬。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。三十二年。燕

人盧生奏錄圖書曰。亡秦者胡也。

胡亥。秦二世名也。秦見圖書。不知此爲人名。反備北胡。

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

北擊胡。三十四年。始皇置酒咸陽宮。僕射周青臣曰。他時秦地不過千里。賴陛下神靈明聖。平定海內。日月所照。莫不賓服。以諸侯爲郡縣。人人自安樂。無戰爭之患。傳之萬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始皇悅。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。臣聞殷周王千餘歲。封子弟功臣。自爲枝輔。今陛下有海內。而子弟爲匹夫。卒有田常六卿之臣。無輔弼。何以相救哉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。非所聞也。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。非忠臣也。始皇下其議。丞相斯曰。五帝不相復。三代不相襲。各以治。非其相反。時變異也。今陛下創大業。建萬世之功。固非愚儒所知也。且越言乃三代之事。何足法也。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。以非當世。惑亂黔首。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。入則心非。出則巷議。率羣下以造謗。如此弗禁。則主勢降於上。黨與成乎下。禁之便。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。悉詣守尉雜燒之。有敢偶語詩書弃市。

禁民聚語。畏其謗也。

以古非今者。族。吏見知不舉。與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燒。

鯨爲城。旦若欲有學法令。以吏爲師。三十五年。作前殿阿房。東西五百步。南北五十丈。上可以坐萬

人下可以建五丈旗。周馳爲開道。自殿下直抵南山。表南山之顛以爲闕。爲複道自阿房渡渭。屬之咸陽。以象天極。開道絕漢。抵營室也。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。分作阿房宮。或作驪山。發北山石棹。乃寫蜀荆地材。皆至關中。計宮三百。關外四百餘。於是立石東海上。以爲秦東門。因徙三萬家驪邑。五萬家雲陽。皆復不事。十歲。盧生說始皇曰。臣等求芝奇藥。仙者常弗遇。類物有害之者。人主所居。而人臣知之。則害於神。願上所居宮無令人知。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。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。二百里內。宮觀二百七十。複道甬道相連。帷帳鐘鼓。美人充之。案署不移徙。行所幸。有言其處者。罪死。自是後。莫知行所在。侯生。盧生相與謀曰。始皇爲人天性剛戾。以爲自古莫及己。專任獄吏。獄吏得親幸。博士雖七十人。特備員弗用。樂以刑殺爲威。天下畏罪持祿。莫敢盡忠。上不聞過而日驕。下懼伏謾。欺以取容。天下之事無小大。皆決於上。貪於權勢。至如此。未可爲求仙藥。於是乃亡去。始皇聞亡。乃大怒曰。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。今乃誹謗我也。諸生在咸陽者。或爲詆言以亂黔首。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。諸生傳相告引。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。皆坑之咸陽。使天下知之以懲後。長子扶蘇諫。始皇怒。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。三十六年。熒惑守心。有墜星下東郡。至地爲石。黔首或刻其石曰。始皇帝死而地分。始皇聞之。遣御史逐問。莫服。盡取石旁居人誅之。三十七年。始皇出遊。丞相斯。少子胡亥從。至平原津而病。病益甚。乃爲璽書。賜公子扶蘇曰。與喪會咸陽而葬。始皇崩。趙高乃

與胡亥。李斯陰謀。更詐爲始皇遺詔。立子胡亥爲太子。賜扶蘇蒙恬死。

二世皇帝元年。趙高爲郎中令。

掌宮殿門戶

任用事。二世與高謀曰。先帝巡行郡縣。以示強。威服海內。今

晏然不巡行。卽見弱。無以臣畜天下。二世東行郡縣。遵用趙高。乃陰與高謀曰。大臣不服。官吏尙強。及諸公子必與我爭。爲之奈何。高曰。臣固願言而未敢也。先帝之大臣。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。積功勞世以相傳。久矣。今高素小賤。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。管中事。大臣鞅鞅。特以貌從臣。其心實不服也。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。上以振威天下。下以除上生平所不可者。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。願陛下遂從時無疑。卽羣臣不及謀矣。明主收舉餘民。賤者貴之。貧者富之。遠者近之。則上下集而國安矣。二世曰。善。乃行誅大臣。及諸公子。以罪過連逮。無得立者。而六公子戮死於杜。羣臣諫者以爲誹謗。大吏持祿取容。黔首振恐。戍卒陳勝等反。山東郡縣皆殺其守尉令丞。反以應陳涉。不可勝數也。謁者使東方來。以反者聞。二世怒。下吏後使者至。上問對曰。羣盜郡守尉方逐捕。今盡得。不足憂。上悅。三年。章邯等圍鉅鹿。邯等數卻。二世使人讓邯。邯使長史欣請事。趙高弗見。又弗信。欣欣亡去。欣見邯曰。趙高用事於中。將軍有功亦誅。無功亦誅。邯等遂以兵降諸侯。趙高欲爲亂。恐羣臣不聽。乃先設驗。持鹿獻於二世曰。馬也。二世笑曰。丞相誤耶。謂鹿爲馬。問左右。左右或言馬。以阿順趙高。或言鹿。高因陰中以法。移羣臣畏高。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。及項羽虜將王離

舊無無功
亦誅四字
補之

等自關以東。大氐盡叛。高恐二世怒。誅及其身。乃謝病不朝見。二世夢白虎齧其驂馬。殺之。心不樂。怪問占夢卜。涇水爲祟。二世乃齊望夷宮。欲祠涇。沈四白馬。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。高懼。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。其弟趙成謀。使郎中令爲內應。詐爲有大賊。令樂召發吏卒追樂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前。卽二世數曰。足下驕恣。誅殺無道。天下叛足下。足下其自爲計。二世曰。丞相可得見否。樂曰。不可。二世曰。吾願得一郡爲王。弗許。又曰。願爲萬戶侯。弗許。曰。願與妻子爲黔首。比諸公子。閻樂曰。臣受命於丞相。爲天下誅足下。足下雖多言。臣不敢報。二世自殺。趙高乃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秦王。令子嬰齋當廟。見受玉璽。齋五曰。子嬰稱病不行。高自往。曰。宗廟重事。王奈何不行。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。三族高家以徇咸陽。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。沛公破秦軍至霸上。子嬰奉天子璽符。降軹道旁。諸侯兵至。項籍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。遂屠咸陽。燒其宮室。虜其子女。收其珍寶貨財。諸侯共分之。

太史公曰。秦自穆公以來。稍蠶食諸侯。竟成始皇。始皇自以爲功過五帝。地廣三王。而羞與之侔。足已不問。遂過而不變。二世受之。因而不改。暴虐以重禍。子嬰孤立無親。危弱無輔。三主惑而終身不悟。亡不亦宜乎。當此時也。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。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。秦俗多忌諱之禁。忠言未卒於口。而身爲戮沒矣。故使天下之士。傾耳而聽。重足而立。鉗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。忠臣

不敢諫。智士不敢謀。天下已亂。姦不上聞。豈不哀哉。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。故置公卿大夫士。以飭法設刑。而天下治。其強也。禁暴誅亂。而天下服。其弱也。五伯征而諸侯從。其削也。內守外附。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。繁法嚴刑。而天下振。及其衰也。百姓怨而海內叛矣。故周得其道。千餘歲不絕。秦本末並失。故不長久。由此觀之。安危之統。相去遠矣。野諺曰。前事之不忘。後事之師。是以君子爲國。觀之上古。驗之當世。參以人事。察盛衰之理。審權勢之宜。去就有序。變化應時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。秦孝公據殽函之固。擁雍州之地。君臣固守。而窺周室。有席卷天下。包舉宇內。囊括四海之意。并吞八荒之心。當是時。商君佐之。內立法度。務耕織。修守戰之備。外連衡而闘諸侯。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惠王。武王。蒙故業。因遺冊。南兼漢中。西舉巴蜀。東割膏腴之地。收要害之郡。諸侯恐懼。會盟而謀弱秦。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。以致天下之士。合從締交。締。結也。相與爲一。當是時。齊有孟嘗。趙有平原。楚有春申。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。皆明智而忠信。寬厚而愛人。尊賢而重士。約從離衡。并韓。魏。燕。趙。宋。衛。中山之衆。於是六國之士。有寧越。徐尙。蘇秦。杜赫之屬。爲之謀。陳軫。樓緩。蘇厲。樂毅之徒。通其意。吳起。孫臏。田忌。廉頗之朋。制其兵。常以十倍之地。百萬之衆。叩關而攻秦。秦人開關延敵。九國之師。逡巡而不敢進。秦無亡矢遺鏃之費。而天下諸侯已困矣。於是從散約解。爭割地而奉秦。秦有餘力而制其弊。因利乘便。宰割天下。分裂河山。強國請服。弱國入朝。及至秦王。續六世之

餘烈孝公·惠文王·武王·昭王·孝文王·莊襄王

振長策而御宇內。吞二周而亡諸侯。履至尊而制六合。執槌拊拊一作拍也。

村以鞭笞天下。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。北築長城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。士不敢彎弓而報怨。於

是廢先王之道。焚百家之言。以愚百姓。墮名城。殺豪俊。收天下之兵。聚之咸陽。銷鋒鑄鏃。以爲金人

十二。以弱黔首之民。然後斬華爲城。斷華山爲城也。因河爲津。據億丈之城。臨不測之谿。以爲固。良將勁弩

守要害之處。信臣精卒。陳利兵而誰何。何猶問也。秦王之心。自以爲關中之固。金城千里。子孫帝王。萬

世之業也。秦王旣沒。餘威振殊俗。陳涉躄牖。繩樞之子。以繩繫戶樞。瓦器爲窗也。眈隸之人。眈。民也。才能不及中人。

非有仲尼墨翟之賢。陶朱猗頓之富。躡足行伍之間。出倔起什佰之中。首出十長佰長中也。率疲散之卒。將數

百之衆。斬木爲兵。揭竿爲旗。天下雲集響應。贏糧而景從。山東豪俊。遂並起而亡秦族矣。且夫天下

非小弱也。雍州之地。殽函之固。自若。陳涉之位。非尊於齊楚。韓魏之君。鉏耰棘矜。以鉏柄及棘作矛矜也。矜。權也。

非鏃於長鍛矛戟。長刃矛也。適戍之衆。非抗於九國之師。深謀遠慮。行軍用兵之道。非及向時之士也。

然而成敗異變。功業相反。試使山東之國。與陳涉度長絜大。絜。束也。比權量力。則不可同年而語矣。

然秦以區區之地。千乘之權。招八州而朝同列。百有餘年矣。然後以六合爲家。殽函爲宮。一夫作難。

而七廟墮。身死人手。爲天下笑者。仁義不施。而攻守之勢異也。秦兼諸侯。南面稱帝。天下之士。斐然

向風。元元之民。冀得安其性命。莫不虛心而仰上。當此之時。守威定功。安危之本。在於此矣。秦王懷

出作而。

貪鄙之心。行自奮之智。不信功臣。不親士民。廢王道。立私權。禁文書。而酷刑法。先詐力而後仁義。以暴虐爲天下始。孤獨而有之。故其亡可立而待。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。並殷周之迹。以制御其政。後雖有淫驕之主。而未有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。名號顯美。功業長久。今秦二世立。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。夫寒者利短褐也。小襦也。而飢者甘糟糠。天下之嗷嗷。斯新主之資也。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。而任忠賢。臣主一心。而憂海內之患。縞素而正先帝之過。裂地分民。以封功臣之後。建國立君。以禮天下。虛囹圄而免刑戮。除去收帑汙穢之罪。使各反其鄉里。發倉廩。散財幣。以振孤獨窮困之士。輕賦少事。以佐百姓之急。約法省刑。以持其後。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。更節修行。各慎其身。塞萬民之望。而以威德與天下。天下集矣。卽四海之內。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。唯恐有變。雖有狡猾之民。無離上之心。則不軌之臣。無以飾其智。而暴亂之姦止矣。二世不行此術。而重之以無道。更始作阿房之宮。繁刑嚴誅。賦斂無度。天下多事。百姓困窮。然後姦僞並起。而上下相遁。蒙罪者衆。而天下苦之。自君卿以下。至于衆庶。人懷自危之心。咸不安其位。故易動也。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。不藉公侯之尊。奮臂於大澤。而天下響應者。其民危也。故先王見始終之變。知存亡之機。是以牧民之道。務在安之而已。天下雖有逆行之臣。必無響應之助矣。故曰。安民可與行義。而危民易與爲非。此之謂也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身不免於戮殺者。正傾非也。是二世之過也。

齊無世家
二字·加
齊無齊字
補之·

世家

齊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。其子曰公孫無知。釐公愛之。令其秩服奉養。比太子襄公立。緇無知秩服。無知怨。數欺大臣。羣弟子糾奔魯。管仲召忽傅之。小白奔莒。鮑叔傅之。及雍林。人殺無知。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。魯亦發兵送子糾。而使管仲將兵遮莒道。射中小白帶鉤。小白已立。欲殺管仲。鮑叔曰。君將治齊。則高傒與叔牙足矣。君且欲霸王。非管夷吾不可。於是桓公厚禮以爲大夫。任政。齊人皆悅。於是始霸焉。管仲病。桓公問曰。羣臣誰可相者。管仲曰。知臣莫如君。公曰。易牙何如。對曰。殺其子以適君。非人情也。不可。公曰。開方何如。對曰。背親以適君。非人情也。難近。衛公子開方也。公曰。豎刁何如。對曰。自宮以適君。非人情也。難親。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。卒近用三子。三子專權。桓公卒。易牙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。羣吏。諸大夫也。內寵。內官之有權寵者。而立公子無詭爲君。太子昭奔宋。桓公病。五公子各樹黨爭立。及桓公卒。宮中空。莫敢棺。桓公屍在牀上六十七日。屍蟲出于戶。

齊無桓公
卒三字
補之·

周公旦者。周武王弟也。封於魯。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。周公戒伯禽曰。我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成王之叔父。我於天下亦不賤矣。然我一沐三捉髮。一飯三吐哺。起以待士。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子之魯。慎無以國驕人。武公與長子括。少子戲。朝宣王。宣王愛戲。欲立爲魯太子。仲山父諫曰。廢長立少不順。不順必犯王命。犯王命必誅之。故出令不可不順也。令之不行。政之不立。令不行則政不立也。今天

子建諸侯立其少。是教民逆也。若魯從之。諸侯效之。王命將有所墜。

言先王立長之命。將墜蓋不行也。

若弗從而誅

之。是自誅王命也。

先王之命立長。今魯亦立長。若誅之。是自誅王命也。

誅之亦失。不誅亦失。

誅之。誅王命。不誅。則王命廢也。

王其圖之。弗聽。

卒立戲爲太子。是爲懿公。括之子伯御攻弑懿公。宣王伐魯。殺伯御。自是後諸侯多叛王命。

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卽位。卑身厚幣以招賢者。謂郭隗曰。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。孤極知燕小力

少。不足報。然得賢士與共國。以雪先王之恥。孤之願也。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。郭隗曰。王必欲致士。

先從隗始。況賢於隗者。豈遠千里哉。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。樂毅自魏往。鄒衍自齊往。劇

辛自趙往。士爭趨燕。燕王遂以樂毅爲上將軍。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。齊兵敗。湣王出亡於外。燕

兵獨追北。入至臨淄。盡取齊寶。燒其宮室宗廟。齊城之不下者。唯獨聊莒。卽墨。其餘皆屬燕。昭王卒。

惠王爲太子時。與樂毅有隙。及卽位。疑毅。使騎劫代將。樂毅亡走趙。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。騎劫

死。燕兵引歸。齊悉復得其故城。

微子開者。紂之庶兄也。紂旣立。不明。淫亂於政。微子數諫。箕子者。紂親戚也。紂爲象箸。箕子歎曰。彼

爲象箸。必爲玉杯。爲玉杯。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。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。不可振也。紂爲

淫泆。箕子諫不聽。乃被髮詳狂。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。乃直言諫紂。紂怒曰。吾聞聖人之心有七

竅。信有諸乎。乃遂殺王子比干。刳視其心。微子曰。人臣三諫不聽。則其義可以去矣。於是遂行。周公

·奮無趙字
補之·

誅武庚。乃命微子代殷後。奉其先祀。曰宋。

唐叔虞者。周成王弟也。成王與叔虞戲。削桐葉爲珪。以與叔虞。曰。以此封若。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。成王曰。吾與之戲耳。史佚曰。天子無戲言。言則史書之。禮成之。樂歌之。於是遂封叔虞於唐。

趙烈侯好音。謂相國公仲連曰。寡人有愛。可以貴之乎。公仲曰。富之可貴。則否。烈侯曰。然夫鄭歌者。槍石二人。吾賜之田。萬畝。公仲曰。諾。不與。居一月。烈侯從代來。問歌者田。公仲曰。求未有可者。

有頃。烈侯復問。公仲終不與。乃稱疾不朝。番吾君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。謂公仲曰。君實好善。未知所持。今公仲相趙。於今四年。亦有進士乎。公仲曰。未也。番吾君曰。牛畜。荀欣。徐越。皆可。公仲乃進三人。及朝。

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。公仲曰。方使擇其善者。牛畜。侍烈侯。以仁義約以王道。明日。荀欣侍。以選練舉賢。任官使能。明日。徐越侍。以節財儉用。察度功德。所與無不充。君悅。烈侯使使謂相國曰。歌者之

田且止。官牛畜爲師。荀欣爲中尉。徐越爲內史。賜相國衣二襲。一襲。複具爲一襲也。

魏文侯受子夏經藝。客段干木。過其閭。未嘗不軾也。秦嘗欲伐魏。或曰。魏君賢人是禮。國人稱仁。上下和合。未可圖也。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。文侯謂李克曰。先生嘗教寡人曰。家貧則思良妻。國亂則

思良相。今所置非成則璜。文侯弟名成也。二子何如。對曰。君不察故也。居視其所親。富視其所與。達視其所

舉。窮視其所不爲。貧視其所不取。五者足以定之矣。何待克哉。文侯曰。寡人相定矣。李克曰。魏成子

爲相矣。翟璜忿然作色曰：以耳目之所睹記，臣何負於魏成子？西河之守，臣之所進也。君內以鄴爲憂，臣進西門豹，君謀欲伐中山，臣進樂羊，中山已拔，無使守之。臣進先生，君之子無傳，臣進屈侯餗，臣何以負於魏成子？李克曰：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，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？魏成子以食錄千鍾，什九在外，什一在內，是以東得卜子夏，田子方，段干木，此三人者，君皆師之。子所進五人者，君皆臣之，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？翟璜逡巡再拜曰：璜鄙人也，失對，願卒爲弟子矣。

齊威王初卽位，九年之間，諸侯並伐，國人不治。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：自子之居卽墨也，毀言日至，然吾使人視卽墨，田野開，民人給，官無留事，東方以寧，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。封之萬家，召阿大夫語之曰：自子之守阿，譽言日聞，然使使視阿，田野不開，民貧苦，昔日趙攻甄，子弗能救，衛取薛陵，而子弗知，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。是日烹阿大夫，及左右嘗譽者，皆并烹之。遂起兵西擊趙，衛，敗魏於濁澤，於是齊國震懼，人人不敢飾非，務盡其誠。齊國大治，諸侯聞之，莫敢致兵於齊。二十四年，與魏王會田於郊，魏王問曰：王亦有寶乎？威王曰：無有。梁王曰：若寡人國小也，尙有徑寸之珠，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？威王曰：寡人之所以爲寶，與王異，吾臣有檀子者，使守南城，則楚人不敢爲寇，東取泗上，十二諸侯皆來朝。吾臣有盼子者，使守高

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。吾吏有黔夫者。使守徐州。則燕人祭北門。趙人祭西門。齊之北門西門也。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。故祭也。以求福。徙而從者七千餘家。吾臣有種首者。使備盜賊。則道不拾遺。將以照千里。豈特十二乘哉。梁惠王慙不擇而去。

羣書治要卷第十二

史記下 吳越春秋

史記

舊無史記
列傳四字
加之

列傳

管仲夷吾者。潁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遊。鮑叔知其賢。管仲貧困。常欺鮑叔。鮑叔終善遇之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。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。公子糾死。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。管仲既用。任政於齊。桓公以霸。九合諸侯。壹匡天下。管仲之謀也。鮑叔既進管仲。以身下之。子孫世祿於齊。常爲名大夫。世不多管仲之賢。而多鮑叔能知人也。

晏平仲嬰者。萊人也。

萊者今東萊地也。

事齊靈公。莊公。景公。以節儉力行。重於齊。其在朝。君語及之。則危言。語

不及。則危行。國有道。則順命。無道。則衡命。以此三世。顯名於諸侯。太史公曰。吾讀晏子春秋。詳哉。其言之也。至其諫說犯君之顏。此所謂進思盡忠。退思補過者哉。

韓非者。韓之諸公子也。作孤憤。五蠹。內外儲。說林。說難。十餘萬言。人或傳其書至秦。秦王見之。曰。嗟乎。寡人得見此人。與之游。死。不恨矣。秦因急攻韓。韓王乃遣非使秦。秦王悅之。未信用。李斯。姚賈害

之。毀之曰。韓非。韓之諸公子也。今王欲并諸侯。非終爲韓不爲秦。此人情也。今王不用。久留而歸之。此自遺患也。不如以過法誅之。秦王以爲然。下吏治非。李斯使人遺非藥。使早自殺。韓非欲自陳。不得見。王後悔。使人赦之。非已死矣。

司馬穰苴者。田完之苗裔也。齊景公時。晉伐阿。甄而燕侵河上。齊師敗績。景公患之。晏嬰乃薦田穰苴。景公以爲將軍。將兵扞燕。晉之師。穰苴曰。臣素卑賤。君擢之閭伍之中。加之大夫之上。士卒未附。百姓不信。願得君之寵臣。國之所尊。以監軍。乃可。於是景公使莊賈往。穰苴既辭。與莊賈約曰。且日中。會於軍門。穰苴先馳至軍。立表下漏待賈。賈素驕貴。親戚左右送之。留飲。夕時乃至。穰苴曰。何後期爲。賈謝曰。大夫親戚送之。故留。穰苴曰。將受命之日。則忘其家。臨軍約束。則忘其親。援枹鼓之急。則忘其身。今敵深侵。邦內騷動。士卒暴露於堦。君寢不安席。食不甘味。百姓之命。皆懸於君。何謂相送乎。於是遂斬莊賈以徇。三軍之士皆振慄。然後行。士卒次舍井竈飲食。問疾醫藥。身自拊循之。悉取將軍之資糧。享士卒。平分糧食。取比其羸弱者。三日而後勒兵。病者求行。爭奮赴戰。晉師聞之。爲罷去。燕師聞之。渡易水而解。於是追擊之。遂取所亡故境而歸。立爲大司馬。

奮無寢字
甘味四字
補之

本書立作
尊

孫武者。齊人也。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。闔廬曰。子之十三篇。吾盡觀之矣。可小試勒兵乎。對曰。可。闔廬曰。可試以婦人乎。曰。可。於是許之。出宮中。美人得百八十人。孫子分爲二隊。以王之寵姬二人各

舊無用兵
二字。
無齊字。
補之。

爲隊長。令之曰：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？婦人曰：知之。孫子曰：前則視心，左則視左手，右則視右手，後則視背。婦人曰：諾。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。於是鼓之右，婦人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復三令而五申之，鼓之左，婦人復大笑。孫子曰：約束不明，申令不熟，將之罪也。既已明而不如法者，吏士之罪也。乃欲斬左右隊長。吳王從臺上觀，見且斬愛姬，大駭，趣使下令曰：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。寡人非此二姬，食不甘味，願勿斬也。孫子曰：臣已受命將，將在軍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遂斬隊長二人以徇。用其次爲隊長。於是復鼓之。婦人左右前後跪起，皆中規矩繩墨，無敢出聲者。於是孫子使使報曰：兵已整，唯王所欲用之。雖赴水火，猶可也。吳王曰：將軍罷休就舍，寡人不願下觀。孫子曰：王徒好其言，不能用其實。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。卒以爲將，西破楚，入郢，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。

吳起者，衛人也。魏文侯以爲將，與士卒取下同衣食，臥不設席，行不騎乘，親裹糧，與士卒分勞。卒有病疽者，吳起爲吮之。卒母哭之，人曰：子卒也，而將軍自吮其疽，何哭爲？母曰：不然也。往年吳公吮其父，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，今又吮此子，妾不知其死處矣。是以哭之。文侯既卒，事武侯。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，顧而謂起曰：美哉！山河之固，此魏國之寶也。起對曰：在德不在險。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，德義不修，而禹滅之。夏桀之居，左河濟，右太華，伊闕在其南，羊腸在其北。羊腸坂在大原。修政

不仁而湯放之。殷紂之國左孟門，右太行，常山在其北，大河經其南，修政不德，武王殺之。由此觀之，在德不在險。若君不修德，船中之人盡敵國也。武侯曰：善。

河作川。

然作之。
下同。

甘茂者，下蔡人也。秦武王以爲左丞相，謂茂曰：寡人欲容車通三河，以窺周室，而寡人死不朽矣。茂曰：請之魏，約以伐韓，而令向壽輔行。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：魏聽臣矣。然願王勿伐也。壽歸以告王，王迎茂於息壤。茂至，王問其故，對曰：宜陽，大縣也，雖名曰縣，其實郡也。今王倍數險，行千里攻之，難。昔曾參之處費，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，人告其母曰：曾參殺人，其母織自若也。頃然一人又告其母，尚織自若也。頃然一人又告之，其母投杼下機，踰牆而走。夫以曾參之賢，與其母信之也。三人疑之，其母懼焉。今臣之賢不若曾參，王之信臣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。疑臣者，非特三人。臣恐大王之投杼也。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，北開西河之外，南取上庸，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。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樂羊返而論功，文侯示之謗書一篋。樂羊再拜稽首曰：此非臣功，主君之力也。今臣羈旅之臣，樽里子、公孫爽二人者挾韓而議，王必聽之。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。王曰：寡人不聽也。請與子盟。卒使茂將兵伐宜陽，五月而不拔。樽里子、公孫爽果爭之。武王召茂欲罷兵，茂曰：息壤在彼。王曰：有之。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，遂拔宜陽。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。

無遂字。

白起者，郿人也。善用兵，事秦昭王。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，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。趙人大震，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：「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，南定鄢郢，漢中，北禽趙括之軍，雖周召、呂望之功，不益於此矣。今趙亡，秦王王，則武安君必爲三公，君能爲之下乎？雖無欲爲之下，固不得已矣。秦嘗攻韓，圍邢丘，困上黨，上黨之人皆反爲趙，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。今亡趙北地入燕，東地入齊，南地入韓、魏，則君之所得民，亡幾何人？故不如因而割之，無以爲武安君功也。於是應侯言秦王曰：「秦兵勞，請許韓、趙之割地以和，且休士卒。」王聽之，皆罷兵。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。秦復發兵，使王陵攻趙，陵戰少利。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，武安君言曰：「秦雖破長平軍，而秦卒死者亦過半，國內空，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，趙應其內，諸侯攻其外，破秦軍必矣。不可。」秦王強起武安君，武安君遂稱病篤，應侯請之不起，於是免爲士伍。遷之陰密。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，武安君既行，出咸陽西門十里，至杜郵，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：「白起之遷，其意向快快不服，有餘言，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殺。」武安君遂自殺，秦人憐之，鄉邑皆祭祀焉。

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，先禮郭隗，以招賢者，毅爲魏使燕，遂委質爲臣。昭王以爲亞卿，時齊湣王強，自矜，百姓弗堪，於是昭王使毅約趙、楚、魏以伐齊。昭王悉起兵，使毅爲上將軍，并護趙、楚、韓、魏燕之兵以伐齊，破之濟西。諸侯兵罷歸，而毅獨追入臨菑，盡取齊寶財物，輸之燕。昭王大悅，封樂毅於

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。唯獨莒。卽墨未服。會燕昭王卒。惠王自爲太子。時嘗不快於毅。及卽位。齊之田單聞之。乃縱反間於燕曰。齊城不下者兩城耳。然所以不早下者。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。欲連兵。且留齊。南面而王齊。齊之所患。唯恐他將之來。惠王固已疑毅。得齊閒。乃使騎劫代將。而召毅。毅知惠王之弗善代之。遂西降趙。齊田單遂破騎劫。盡復得齊城。

廉頗者。趙之良將也。藺相如者。趙人也。趙王與秦王會澠池。秦王飲酒酣。曰。寡人竊聞趙王好音。請奏瑟。趙王鼓瑟。秦御史前書曰。某年某月。秦王與趙王會飲。令趙王鼓瑟。相如前曰。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。請奉盆缶以相樂。秦王怒。不許。於是相如前進缶。因跪請。秦王不肯擊缶。相如曰。五步之內。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。左右欲刃相如。相如張目叱之。左右皆靡。於是秦王不懌。爲壹擊缶。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。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缶。秦之羣臣曰。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。相如亦曰。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。秦王竟酒。終不能加勝於趙。旣能歸國。以相如功大。拜爲上卿。位在廉頗之右。頗曰。我爲趙將。有攻城野戰之功。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。而位居我上。且相如素賤人。吾羞。不忍爲之下。宣言曰。我見相如。必辱之。相如聞。每朝常稱病。已而相如出。望見廉頗。引車避匿。於是舍人相與諫曰。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。徒慕君之高義也。今君與廉君同列。廉君宜惡言。而君畏匿之。恐懼殊甚。且庸人尙羞之。況於將相乎。臣等不肖。請辭去。相如固止之。曰。公之視廉將軍。孰與秦

固舊作故
改之。

王曰。不若也。相如曰。夫以秦王之威。而相如廷叱之。辱其羣臣。相如雖驚。獨何畏廉將軍哉。顧吾念之。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。徒以吾兩人在也。今兩虎鬪。其勢不俱生。吾所以爲此。先公家之急。而後私讎也。頗聞之。肉袒負荊。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。曰。鄙賤之人。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。卒相與歡。爲刎頸之交。

趙奢者。趙之田部吏也。收稅而平原君家不冑出。奢以法治之。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。平原君怒。將殺奢。因說曰。君於趙爲貴公子。今縱君家而不奉公。則法削。法削則國弱。國弱則諸侯加兵。諸侯加兵。是無趙也。君安得有此富乎。以君之貴。奉公如法。則上下平。上下平。則國強。國強。則趙固。而君爲貴戚。豈輕於天下邪。平原君以爲賢。言之。王用之。治國賦。國賦大治。民富而府庫實。秦伐韓。軍闕。與王乃令奢將救之。大破秦軍。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。孝成王立。秦與趙兵相距長平。使廉頗將。固壁不戰。秦之閒言曰。秦之所惡。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。趙王因以括爲將。代廉頗。括自少時學兵法。言兵事。以天下莫能當。嘗與其父奢言兵事。奢不能難。然不謂之善。括母問其故。奢曰。兵死地也。而括易言之。使趙不將括則已。若必將之。破趙軍者必括也。及括將行。其母上書曰。括不可使將。王曰。何以對。曰。始妾事其父時。爲將。身所奉飯而進食者。以十數。所友者。以百數。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。盡以與軍吏士大夫。受命之日。不問家事。今括一旦爲將。東向而朝。軍吏無仰視之者。王

所賜金帛。歸藏家。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。王以爲何如其父。父子異心。願王勿遣。王曰。母置之。吾已決矣。終遣之。括既代廉頗。悉更約束。易置軍吏。秦將白起聞之。縱奇兵射殺括。數十萬之衆遂降秦。秦悉坑之。

李牧者。趙之北邊良將也。常居代鴈門。備匈奴。日饜士習騎射。謹烽火。多閒諜。厚遇戰士。爲約曰。匈奴卽入盜。急入收保。有敢捕虜者斬。如是數歲。亦不亡失。然匈奴以李牧爲怯。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。趙王讓牧。牧如故。趙王怒。召之。使他人代將。歲餘。匈奴每來。出戰。戰數不利。失亡多。邊不得田畜。復請牧。牧固稱疾。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。牧曰。王必用臣。如前。乃敢奉令。王許之。牧至如故約。匈奴數歲無所得。終以爲怯。邊士日得賜而不用。皆願得一戰。於是悉勒習戰。大縱畜牧。人民滿野。匈奴小入。佯北不勝。以數千人委之。單于聞之。大率衆來入。牧多爲奇陳。張左右翼擊之。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。破東胡。單于奔走。匈奴不敢近趙邊。

屈原者。名平。楚之同姓也。爲楚懷王左徒。博聞強志。明於治亂。嫻於辭令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。以出號令。出則接遇賓客。應對諸侯。王甚任之。上官大夫與之同列。而心害其能。懷王使平造爲憲令。平屬草藁未定。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。平不與。因讒之曰。王使屈平爲令。衆莫弗知。每一令出。屈平伐其功。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王怒而疏平。平疾王聽之不聰也。讒諂之蔽明也。邪曲之害公也。方正之

不容也。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。平既絀。其後秦大破楚師。懷王入秦而不反。平雖放流。睠顧楚國。冀幸君之一悟。俗之一改也。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。頃襄王怒而遷之。遷於江南。遂自投汨羅以死。汨水在羅。故曰汨羅。原既死之後。楚日以削。竟爲秦所滅。

豫讓者。晉人也。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。去而事智伯。智伯甚尊寵之。及智伯伐趙。趙襄子與韓、魏合謀滅智伯。三分其地。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。豫讓遁逃山中。變名易姓爲刑人。入宮塗廁。欲以刺襄子。襄子如廁心動。執問塗廁之刑人。豫讓內持刀兵。曰。欲爲智伯報讎。左右欲誅之。襄子曰。彼義人也。吾謹避之耳。釋去之。居頃之。豫讓又漆身爲厲。吞炭爲啞。行乞於市。其妻不識。行見其友。其友識之。曰。以子之材。委質而臣事襄子。襄子必近幸子。近幸子乃爲所欲。顧不易邪。何乃殘身苦形。欲以求報襄子。不亦難乎。豫讓曰。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。是懷二心以事君也。且吾所爲者。極難耳。然所以爲此者。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。頃之。襄子當出。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。襄子至橋馬驚。曰。此必是豫讓也。使人問之。果豫讓也。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。子不嘗事范。中行氏乎。智伯盡滅之。而子不爲報讎。反委質臣於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。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。豫讓曰。臣事范。中行氏。范。中行氏皆衆人遇我。我故衆人報之。至於智伯。國士遇我。我故國士報之。

李斯者。楚上蔡人也。爲丞相。始皇出遊會稽。斯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。始皇有二十餘子。長子扶蘇。以數直諫。使監兵上郡。蒙恬爲將。少子胡亥從。始皇帝至沙丘。疾甚。令趙高爲書。賜公子扶蘇曰。以兵屬蒙恬。與喪會咸陽而葬。書已封。未授使者。始皇崩。於是斯、高相與謀。詐爲受始皇詔。立子胡亥爲太子。更爲書。賜扶蘇劍。以自殺。將軍恬賜死。至咸陽發喪。太子立。爲二世皇帝。以趙高爲郎中令。常侍中用事。二世燕居。乃召高與謀。謂高曰。夫人生世間也。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。吾旣已臨天下矣。欲悉耳目之所好。窮心志之所樂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。長有天下。終吾年壽。其道可乎。高曰。此賢主之所能行。而昏亂主之所禁也。臣請言之。願陛下少留意焉。夫沙丘謀。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。而諸公子盡帝兄。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。今陛下初立。此其屬意快快。皆不服。恐爲變。且蒙恬已死。蒙毅將兵居外。臣戰戰慄慄。唯恐不終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。二世曰。爲之柰何。趙高曰。嚴法而刻刑。令有罪者相坐。誅至收族。滅大臣而遠骨肉。貧者富之。賤者貴之。盡除去先帝之故臣。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。此則陰德歸陛下。害除而奸謀塞。羣臣莫不被潤澤。蒙厚德。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。計莫出於此。二世然高之言。乃更爲法律。羣臣諸公子有罪。輒下高令治之。誅殺大臣蒙毅等。公子十二人戮死咸陽市。十公主斫死於杜。相連坐者不可勝數。公子高欲奔。恐收族。乃上書曰。先帝無恙時。臣入則賜食。出則乘輿。御府之衣。臣得賜之。中廩之寶馬。臣得賜之。臣請從死。願葬驪山之

無直道之

足。書上。胡亥大悅。召趙高而示之。曰。此可謂急乎。高曰。人臣當憂死不暇。何變之得謀。胡亥可其書。賜錢十萬以葬。法令誅罰。日益刻深。羣臣人人自危。欲叛者衆。又作阿房之宮。治直道馳道。賦斂愈重。戍徭無已。於是楚戍卒陳勝。吳廣等乃作亂。斯數欲請閒諫。二世不許。而二世責問斯曰。吾有私議。而有所聞於韓子也。曰。堯之有天下。堂高三尺。茅茨不剪。雖逆旅之宿。不勤於此矣。棗糲之食。藜藿之羹。飯土匭。啜土飴。雖監門之養。不穀於此矣。禹鑿龍門。疏九河。手足胼胝。面目黎黑。臣虜之勞。不烈於此矣。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。豈欲苦形勞神。身處逆旅之宿。口食監門之養。手持臣虜之作哉。此不肖人之所勉也。非賢者之所務也。夫所謂賢人者。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。今身且弗能利。將惡能治天下哉。故吾願肆志廣欲。長享天下而無害。爲之柰何。斯子由爲三川守。羣盜吳廣等。西略地過去。弗能禁。李斯恐懼。不知所出。乃阿二世意。欲求容。以書對曰。夫賢主者。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。督責之。則臣不敢不竭。能以徇其主矣。臣主之分定。上下之義明。則天下賢不肖。莫敢不盡力。竭任以徇其君矣。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。能窮樂之極矣。賢明之主也。可不察邪。故申子曰。有天下而不恣睢。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。無他焉。不能督責。而願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。若堯禹然。故謂之桎梏也。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。行督責之道。專以天下自適也。而徒務苦形勞神。以身徇百姓。則是黔首之役。非畜天下者也。何足貴哉。夫以人徇己。則己貴而人賤。以己徇

舊無桎字
補之
下桎梏同
所上有人
字

人。則己賤而人貴。故徇人者賤。而所徇者貴。自古及今。未有不然者也。凡古之所謂尊賢者。爲其貴也。而所爲惡不肖者。爲其賤也。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。可謂大繆矣。謂之爲桎梏。不亦宜乎。不知督責之過也。故韓子曰。慈母有敗子。而嚴家無格虜者。何也。則能罰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。刑弃灰於道者。夫弃灰。薄罪也。而被刑。重罰也。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。夫輕罪且督深。而況有重罪乎。故民弗敢犯也。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。長執重勢。而獨擅天下之利者。非有異道也。能獨斷而審督責。必深罰。故天下弗敢犯也。今不務所以不犯。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。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。凡賢主者。必將能拂世靡俗。而廢其所惡。立其所欲。故生則有尊重之勢。死則有賢明之諡也。是以明君獨斷。故權不在臣也。然後能滅仁義之塗。掩馳說之口。困烈士之行。塞聰掩明。內獨視聽。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。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。故能犖然獨行。恣睢之心。而莫敢逆若此。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。而修商君之法。法修術明。而天下亂者。未之有也。故督責之術設。則所欲無不得矣。羣臣百姓。救過不給。何變之敢圖。若此。則帝道備。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。雖申韓復生。弗能加也。書奏。二世悅。於是行督責益嚴。稅民深者爲明吏。二世曰。若此。則可謂能責矣。刑者相半於道。而死人日成積於市。殺人衆者爲忠臣。二世曰。若此。則可謂能督矣。初。趙高爲郎中令。所殺及報私怨衆多。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。乃說二世曰。天子所以貴者。但以聞聲。羣臣莫得見。

其面。故號曰朕。且陛下富於春秋。未必盡通諸事。今坐朝廷。譴舉有不當者。則見短於大臣。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。且陛下深拱禁中。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。事來有以揆之。如此。則大臣不敢奏疑事。天下稱聖主矣。二世用其計。乃不坐廷。見大臣。居禁中。趙高常侍中用事。事皆決於高。高聞斯以爲言。乃見丞相曰。關東事盜多。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。聚狗馬無用之物。臣欲諫爲位賤。此真君侯之事。君何不諫。斯曰。固也。吾欲言之久矣。今時上不坐朝廷。上居深宮。吾所欲言者不可傳也。欲見無聞。高謂曰。君誠能諫。請爲君侯上閒語。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。婦女居前。使人告丞相。上方閒。可奏事。丞相至宮門上謁。如此者三。二世怒曰。吾常多閒日。丞相不來。吾方宴私。丞相輒來請事。丞相豈少我。且固我哉。趙高因曰。此殆矣。夫沙丘之謀。丞相與焉。今陛下已立爲帝。而丞相貴不益。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。且陛下不問臣。臣不敢言。丞相長男由爲三川守。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。以故楚盜公行。過三川。城守不冒擊。高聞其文書相往來。未得其審。故未敢以聞。且丞相居外。權重於陛下。二世以爲然。欲案丞相。恐其不審。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。斯聞之。因上書言高短曰。臣聞之。臣疑其君。無不危國。妾疑其夫。無不危家。今高有邪佚之志。危反之行。陛下不圖。臣恐其爲變也。二世曰。何哉。夫高。故宦人也。然不爲安肆志。不以危易心。潔行循善。自使至此。以忠得進。以信守位。朕實賢之。而君疑之。何也。且朕少失先人。無識。不習治。而君又老。恐與天下絕矣。朕非

續作修、

屬趙君。當誰任哉。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。下知民情。上能適朕。君其勿疑。李斯曰。不然。夫高故賤人也。無識於理。貪欲無厭。求利不止。烈勢次主。求欲無窮。臣故曰殆。二世乃私告趙高。高曰。丞相所患者獨高。高已死。丞相欲爲田常所爲。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。皆收捕宗族賓客。高治斯。榜掠千餘。不勝痛。自誣服。斯所以不死者。自負有功。實無反心。上書自陳。幸二世之寤。高使吏弃去。弗奏。曰。囚安得上書。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。謁者。侍中。更往覆訊斯。斯更以其實對。輒使人復榜之。後二世使人驗斯。斯以爲如前。終不敢更言。辭服。奏當上。二世喜曰。微趙君。幾爲丞相所賣。具斯五刑。論腰斬咸陽市。遂夷三族。李斯已死。二世拜高爲中丞相。事無大小。輒決於高。高自知權重。乃獻鹿謂之馬。二世問左右。此乃鹿也。左右曰。馬也。二世驚。自以爲惑。乃召太卜令卦之。太卜曰。陛下春秋郊祀。奉宗廟鬼神。齋戒不明。故至于此。可依盛德而明齋戒。於是乃入上林齋戒。日遊弋獵。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。高乃諫二世。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。此上帝之禁。天且降殃。當遠避宮以禳之。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。留三日。高劫令自殺也。

田叔者。趙人也。趙王張敖以爲郎中。高祖過趙。貫高等謀弑上。發覺。詔捕趙王。趙有敢隨王者。罪三族。唯孟舒。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。敖得出。叔爲漢中守。文帝召叔問曰。公知天下長者乎。叔曰。故雲中守孟舒長者。上曰。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。虜曾一入。舒不能堅守。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。

人長者固殺人乎。叔曰：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。漢與楚相距，士卒疲弊，匈奴冒頓新服，北夷來爲邊害。孟舒知士卒疲弊，不忍出言，士爭臨城死敵。如子爲父，弟爲兄，以故死者數百人。孟舒豈故驅戰之哉？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。於是上曰：賢哉孟舒，復以爲雲中守。景帝以田叔爲魯相，魯王好獵，相常從入苑中，王輒休相就館舍，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。王數使人請相曰：休終不休。曰：我王暴露苑中，我獨何爲就舍？魯王以故不大出遊。

循吏傳

太史公曰：法令所以導民也，刑罰所以禁奸也。文武不備，良民懼然身修者，官未嘗亂也。奉職循理，亦可以爲治，何必威嚴哉？

公儀休爲魯相，奉法循理，無所變更。百官自正，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客有遺相魚者，不受也。客曰：聞君嗜魚，遺君魚，何故不受也？相曰：以嗜魚，故不受也。今爲相能自給魚，今受魚而免，誰復給我魚者？吾故不受也。食茹而美，拔其園葵而弃之，見其家織布好，而疾出其家婦，燔其機，云：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？

酷吏傳

孔子曰：導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；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。格，正也。老氏稱法令滋章，盜

賊多有。太史公曰：信哉是言也。法令者治之具，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。昔天下之網嘗密矣，然奸僞萌起，其極也。上下相遁，至於不振。當是之時，吏治若救火揚沸，非武健嚴酷，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？言道德者溺於職矣。故曰：聽訟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下士聞道大笑之，非虛言也。漢興，破觚而爲圓，觚方斲雕而爲朴，網漏於吞舟之魚，而吏治烝烝，不至於奸，黎民艾安。由是觀之，在彼不在此，在道德不在嚴酷也。

滑稽傳

優孟者，楚優人也。莊王之時，有愛馬，衣以文繡，置之華屋之下，席以露牀，啗以棗脯。馬病肥死，使以大夫禮葬之。下令有諫者死。優孟入門，大哭曰：「馬者，王之所愛也，以楚國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大夫禮葬之？薄請以人君禮葬之。」以雕玉爲棺，文梓爲椁，發卒穿壙，老弱負土，廟食太牢，奉以萬戶。諸侯聞之，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。王曰：「寡人過一至此乎？爲之柰何？」孟曰：「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。」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，無令天下久聞也。楚相孫叔敖死，其子窮困負薪，孟卽爲敖衣冠，抵掌談語。抵掌談說之容則也。歲餘，像孫叔敖，王大驚，以爲叔敖復生也。欲以爲相，孟曰：「楚相不足爲也，如孫叔敖之爲楚相，盡忠爲廉，以治楚，楚得以霸。今死，其子無立錐之地，貧困負薪以自飲食，楚相不足爲也。」於是莊王謝優孟，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。

書無大王
之二字補

舊無用其
之其補
舊無以故
城益空
無七字
補之
舊無大巫
下補之
同大巫
若無豹曰
補之字

優旃者。秦倡侏儒也。善爲笑言。然合大道。秦始皇帝議欲大苑囿。東至函谷關。西至雍陳倉。優旃曰。善。多縱禽獸於其中。寇從東方來。令糜鹿觸之足矣。始皇以故輟止。二世立。又欲漆其城。優旃曰。善。漆城雖於百姓愁費。然佳哉。漆城蕩蕩。寇來不能上。卽欲就之。易爲漆耳。顧難爲蔭室。於是二世笑之。以其故止。

魏文侯時。西門豹爲鄴令。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。收取其錢。得數百萬。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。與祝巫共分其餘錢。人家有好女者。持女逃亡。以故城中益空無人。又困貧。俗曰。不爲河伯娶婦。水來漂沈。至爲河伯娶婦。送女河上。豹往會之。曰。是女不好。煩大巫嫗入報。更求好女。後日送之。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。有頃。曰。巫嫗何久也。弟子趣之。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。曰。弟子何久也。復使投之。凡投三弟子也。豹曰。巫嫗弟子女子也。不能白事。煩三老爲入白之。復投三老。豹曰。巫嫗三老不來。柰何。欲復使掾趣之。皆叩頭破額血流。豹曰。若皆罷歸去。吏民大驚恐。從是已後。不敢言爲河伯娶婦。豹發民鑿十二渠。引河水灌田。民煩苦不欲。豹曰。民可與樂成。不可與慮始。今雖患苦。然期令子孫思我。至今皆得水利。民人以給足。故豹爲鄴令。澤流後世無絕已時。子產治鄭。民不能欺。子賤治單父。人不忍欺。西門豹治鄴。人不敢欺。三子之才能誰取賢哉。辨治者當能別之。魏文帝問羣臣。三不欺於君。德孰優。大尉鍾繇。司徒華歆。司空王朗對曰。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。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。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。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。同歸者也。孔子曰。

爲政以德。譬如北辰。居其所。而衆星拱之。考以斯言。論以斯義。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。優劣之懸。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。乃鈞錙之覺也。且前志稱仁者安仁。智者利仁。畏罪者強仁。校其仁者。功則無以殊。核其爲仁者。則不得不異。安仁者。性善者也。利仁者。力行者也。強仁者。不得已者也。三仁相比。則安者優矣。易稱神而化。使民宜之。若君化然也。然則安仁之化。與夫強仁之化。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。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。所以不欺異。則純以恩義崇不欺。與以威察成不欺。既不得同概而比量。又不得錯綜而易處。

吳越春秋

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。出求觀其形。變服而行。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。夫差還。發兵索於國中。欲誅或人。子胥諫曰。臣聞昔上帝之少子。下游青冷之淵。化爲鯉魚。隨流而戲。漁者豫沮射而中之。上訴天帝。天帝曰。汝方游之時。何衣而行。少子曰。我爲鯉魚。上帝曰。汝乃白龍也。而變爲魚。漁者射汝。是其宜也。又何怨焉。今夫大王弃萬乘之服。而從匹夫之禮。而爲或人所刑。亦其宜也。於是吳王默然不言。

吳王夫差與兵伐齊。掘爲漁溝。通於商魯之閒。北屬之沂。西屬之濟。欲以會晉。恐羣臣之諫也。乃令於邦中曰。寡人伐齊。敢有諫者死。太子友乃風。諫以發激。吳王之心。以清朝時懷丸挾彈。從後園而來。衣治履濡。吳王怪而問之曰。可爲如此也。友曰。遊於後園。聞秋蟬之鳴。往而觀之。夫秋蟬登高樹。飲清露。其鳴悲吟。自以爲安。不知螻蛄超枝緣條。申要舉刃。纏其形也。夫螻蛄愈心財進。志在利蟬。不知黃雀徘徊枝葉。欲啄之也。夫黃雀但知伺螻蛄。不知臣飛丸之集其背也。但臣知虛心念在黃

擲作搏
愈心財進
作翕心而
進。

舊無吳國
之吳字
補之
吳國同
下

雀不知穽堦在於前。掩忽陷墜於深井也。王曰：天下之愚，莫過於斯。知貪前之利，不睹其後之患也。對曰：天下之愚，非但直於是也。復有甚者。王曰：豈復有甚於是者乎？友曰：夫魯守文抱德，無欲於鄰國。而齊伐之。齊徒知舉兵伐魯，不知吳悉境內之士，盡府庫之財，暴師千里而攻之也。吳徒知踰境貪敵，往伐齊，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，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，屠滅吳國也。臣竊觀禍之端，天下之危，莫過於斯也。王喟然而歎，默無所言。遂往伐齊，不用太子之諫。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，乃帥軍泝江以襲吳，遂入吳國，焚其姑蘇之臺。

(第十三卷缺)

羣書治要卷第十四

漢書二

志

六經之道同歸。而禮樂之用爲急。治身者斯須忘禮。則暴嫚入之矣。爲國者一朝失禮。則荒亂及之矣。人函天地陰陽之氣。有喜怒哀樂之情。天稟其性。而不能節也。聖人能爲之節。而不能絕也。故象天地而制禮樂。所以通神明。立人倫。正情性。節萬事者也。哀有哭踊之節。樂有歌舞之容。正人足以副其誠。邪人足以防其失。故婚姻之禮廢。則夫婦之道乖。而淫僻之罪多。鄉飲之禮廢。則長幼之序亂。而爭鬪之獄繁。祭祀之禮廢。則骨肉之恩薄。而背死忘先者衆。朝聘之禮廢。則君臣之位失。而侵陵之漸起。故孔子曰。安上治民。莫善於禮。移風易俗。莫善於樂。禮節民心。樂和民聲。政以刑之。刑以防之。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諄。則王道備矣。樂以治內而爲同。同於和禮以脩外而爲異。尊卑爲異同則和親。異則畏敬。和親則無怨。畏敬則不爭。揖讓而天下治者。禮樂之謂也。王者必因前王之禮。順時宜有所損益。卽民心稍稍制作。至太平而大備。周監二代。禮文尤具。事爲之制。曲爲之防。故稱禮經三百。威儀三千。於是教化浹洽。民用和睦。灾害不生。禍亂不作。囹圄空虛。四十餘年。及其衰也。諸侯

本書祭祀
作喪祭之
刑之利

踰越法度。惡禮制之害已。去其篇籍。遭秦滅學。遂以亂亡。漢興撥亂反正。日不暇給。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。高祖悅而歎曰。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。遂定儀法。未盡備而通終。至文帝時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。棄禮義。捐廉恥。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。期會爲故。至於風俗流溢。恬而不怪。夫移風易俗。使天下回心而向道。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。立君臣等上下。使綱紀有序。六親和睦。此非天之所爲。人之所設也。人之所設。不爲不立。不脩則壞。乃草具其儀。天子悅焉。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。故其議遂寢。至武帝卽位。議立明堂。制禮服。會竇太后不悅儒術。其事又廢。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。故務德教而省刑罰。今廢先王之德教。獨用執法之吏治民。而欲德化被四海。故難成也。是故古之王者。莫不以教化爲大務。立大學以教於國。設庠序以化於邑。教化已明。習俗已成。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。至周末世。大爲無道。秦繼其後。又益甚之。今漢繼秦之後。雖欲治之。無可奈何。法出而奸生。令下而詐起。如以湯止沸。沸愈甚而無益。譬之琴瑟不調。甚者必解而更張之。乃可鼓也。爲政而不行。甚者必變而更化之。乃可理也。故漢得天下以來。常欲以善治。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。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。是時上方征討四夷。銳志武功。不暇留意禮文之事。至宣帝時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。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。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。其務在於簿書。斷獄聽訟而已。此非太平之基也。上不納其言。至成帝時。劉

舊無下沸
字。補之

向要說上宜興辟雍。設庠序。陳禮樂。隆雅頌之聲。盛揖讓之容。以風化天下。如此而不治。未之有也。或曰。不能具禮。禮以養人爲本。如有過差。是過而養人也。刑罰之過。或至死傷。今之刑。非皋陶之法也。而有司請定法。削則削。筆則筆。救時務也。至於禮樂。則曰不敢。是敢於殺人。不敢於養人也。夫教化之比於刑法。刑法輕。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。且教化所恃以爲治。刑法所以助治也。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。非所以致太平也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。營表未作。遭成帝崩。世祖受命。中興卽位三十年。四夷賓服。政教清明。乃營立明堂辟雍。明帝卽位。躬行其禮。威儀旣盛美矣。然德化未流洽者。以其禮樂未具。羣下無所誦說。而庠序尙未設之故也。

夫人宵天地之貌。

宵。化也。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。

懷五帝之性。

仁義禮智信也。

聰明精粹。

精。細也。粹。淳也。

有生之最靈者也。爪

用作任。

牙不足以供嗜欲。趨走不足以避利害。無毛羽以禦寒暑。必將役物以爲養。用智而不恃力。此所以爲貴也。故不仁愛則不能羣。不能羣則不勝物。不勝物則養不足。羣而不足。爭心將作。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。衆心悅而從之。從之成羣。是爲君矣。歸而往之。是爲王矣。洪範曰。天子作民父母。爲天下王。聖人取類以正名。而謂君爲父母。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。愛待敬而不敗。德須威而久立。故制禮以崇敬。作刑以明威也。聖人旣躬明哲之性。必通天地之心。制禮作教。立法設刑。動緣民情。而則天象地。故因天秩而制五禮。因天討而作五刑。上刑用甲兵。其次用斧鉞。中刑用刀鋸。其

隆作際。

次用鑽鑿。薄刑用鞭扑。大者陳諸原野。小者致諸市朝。其所繇來者上矣。自黃帝有涿鹿之戰。顓頊有共工之陳。共工。主水官。秉政作虐。故顓頊伐之也。唐虞之隆。至治之極。猶流共工。放驩兜。殺三苗。殛鯀。然後天下服。夏有甘扈之誓。殷周以兵定天下。古人有言。天生五材。民並用之。廢一不可。誰能去兵。鞭扑不可弛於家。刑罰不可廢於國。征伐不可偃於天下。用之有本末。行之有逆順耳。孔子曰。工欲善其事。必先利其器。文德者。帝王之利器。威武者。文德之輔助也。夫文之所加者深。則武之所服者大。德之所施者博。則威之所制者廣。三代之盛。至於刑措。兵寢者。以其本末有序。帝王之極功也。春秋之時。王道寢壞。禮樂不興。刑罰不中。陵夷至於戰國。韓任申子。秦用商鞅。連相坐之法。造參夷之誅。增加肉刑。大辟有鑿顛。押脇。鑊。烹之刑。至於始皇。兼吞戰國。遂毀先王之法。滅禮義之官。專任刑罰。躬操文墨。而奸邪並生。赭衣塞路。圜圉成市。天下愁怨。潰而叛之。高祖初入關。約法三章。蠲削煩苛。兆民大悅。其後四夷未附。兵革未息。三章之法。不足以禦姦。於是相國蕭何。摺撫秦法。取其宜於時者。作律九章。當孝惠。高后時。蕭曹爲相。填以無爲。是以衣食滋殖。刑罰用希。及孝文卽位。躬修玄默。勸趣農桑。減省租賦。將相皆舊功臣。少文多質。懲惡亡秦之政。論義務在寬厚。恥言人之過失。化行天下。告訐之俗易。吏安其官。民樂其業。蓄積歲增。戶口浸息。風流篤厚。禁罔疏闊。選張釋之爲廷尉。罪疑者予

押作抽。

民。是以刑罰大省。至於斷獄四百。有刑措之風。卽位十三年。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。其少女緹

復上有可字。

縈上書曰。妾父爲吏。齊中皆稱其廉平。今坐法當刑。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。刑者不復屬。雖後欲改過自新。其道無由也。妾願沒入爲官婢。以贖父刑罪。使得自新。書奏天子。天子憐悲其意。遂下令曰。蓋聞有虞氏之時。晝衣冠。異章服以爲戮。民不犯。何治之至。今法有肉刑三。黜。劓。二則左右。對合一。凡三也。而奸不止。其咎安在。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。吾甚自愧。故夫訓道不純。而愚民陷焉。詩曰。凱悌君子。民之父母。今人有過。教未施而刑已加焉。或欲改行爲善。而道無由至。朕甚憐之。夫刑至斷支體。刻肌膚。終身不息。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。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。其除肉刑。有以易之。善乎。孫卿之論刑也。曰。世俗之爲說者。以爲治古無肉刑。有象刑。是不然矣。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。豈獨無肉刑哉。亦不待象刑矣。以爲人或觸罪矣。而直輕其刑。是殺人者不死。而傷人者不刑也。罪至重而刑至輕。民無所畏。亂莫大焉。凡制刑之本。將以禁暴惡。且懲其末也。殺人者不死。傷人者不刑。是惠暴而寬惡也。故象刑非生於治古。方起於亂今也。所以有象刑之言者。近起今人惡刑之重。故遂推言古之聖君。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。凡爵列官職。賞慶刑罰。皆以類相從者也。一物失稱。亂之端也。德不稱位。能不稱官。賞不當功。刑不當罪。不祥莫大焉。夫征暴誅悖。治之盛也。殺人者死。傷人者刑。是百王之所同。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。故治則刑重。亂則刑輕。犯治之罪固重。犯亂之罪固輕也。書云。刑罰世重世輕。此之謂也。書所謂象刑惟明者。言象天道而作刑。安有菲屨赭衣者哉。孫卿之言。既然。又因俗說而論之曰。禹承堯舜之後。自以德衰而

盛有感。

制肉刑。湯武順而行之者。以俗薄於唐虞故也。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。俗已薄於三代。而行堯舜之刑。是猶以韃羈而御駢突。以繩繫馬領曰駢。駢突。惡馬也。違救時之宜矣。且除肉刑者。本欲以全民也。今去髡鉗一等。轉而入於大辟。以死罔民。失本惠矣。故死者歲以萬數。刑重之所致也。至乎穿窬之盜。忿怒傷人。男女淫佚。吏爲奸臧。若此之惡。髡鉗之罰。又不足以懲也。故刑者歲十萬數。民既不畏。又曾不恥。刑輕之所生也。故俗之能吏。公以殺盜爲威。專殺者勝任。奉法者不治。亂名傷制。不可勝條。是以網密而姦不塞。刑繁而民愈媿。必世而未仁。百年而不勝殘。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。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。刪定律令。撰二百章以應大辟。其餘罪次於古當生。今觸死者。皆可募行肉刑。及傷人與盜。吏受賕枉法。男女淫亂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。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。如此。則刑可畏而禁易避。吏不專殺。法無二門。輕重當罪。民命得全。合刑罰之中。般天人之和。順稽古之制。成時雍之化。成康刑措。雖未可致。孝文斷獄。庶幾可及也。

洪範八政。一曰食。二曰貨。二者生民之本。興自神農之世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耨之利。以教天下。日中爲市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而貨通食足。然後國實民富。而教化成。黃帝以下。通其變。使民不倦。殷周之盛。詩書所述。要在安民。富而教之也。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。何以聚人曰財。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。養成羣生。治國安人之本。

學上有曰
字。

也是以聖王域民。築城郭以居之。制井廬以均之。開市肆以通之。設庠序以教之。士農工商四民有業。聖王量能授事。四民陳力受職。故朝無廢官。邑無傲民。地無曠土。孔子曰。導千乘之國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故民皆勸功樂業。先公而後私。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。衣食足而知榮辱。廉讓生而爭訟息。餘三年食。進業曰登。再登曰平。三登泰平。然後王德流洽。禮樂成焉。又曰。糴甚貴傷民。甚賤傷農。民傷則離散。農傷則國貧。故甚貴與甚賤。其傷一也。善爲國者。使民毋傷而農益勸。文帝卽位。躬修儉節。思安百姓。時民近戰國。背本趨末。賈誼說上曰。筦子曰。倉廩實知禮節。民不足而可治者。自古及今。未之嘗聞。古之人曰。一夫不耕。或受之飢。一女不織。或受之寒。生之有時。而用之無度。則物力必屈。古之治天下。至纖至悉也。故其蓄積足恃。今背本而趨末。食者甚衆。是天下之大殘也。淫侈之俗。日日以長。是天下之大賊也。殘賊公行。莫之或止。生之者甚少。而靡之者甚多。天下財產。何得不蹙哉。世之有飢穰。天之行也。天之行氣。不能常執。禹湯被之矣。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。國胡以相恤。卒然邊境有急。數十萬之衆。國胡以餽之。兵旱相乘。天下屈。有勇者聚徒而橫擊。並舉而爭起矣。迺駭而圖之。豈將有及乎。夫積貯者。天下之大命也。苟粟多而財有餘。何爲而不成。以攻則取。以守則固。以戰則勝。懷敵附遠。何招而不至。今毆民而歸之農。皆著於本。使天下各食其力。末技游食之民。轉而緣南晦。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。可以爲富安天下。而直爲此粟粟也。粟粟。竊爲陸危也。竊爲陸

下惜之。於是上感誼言。始開藉田。躬耕以勸百姓。晁錯復說上曰。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。非能耕而食之。織而衣之也。爲開其資財之道也。故堯禹有九年之水。湯有七年之旱。而國無捐瘠者。謂民飢也。或謂貧乞者爲捐也。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。今海內爲一土地。民人之衆。不避湯禹。加以無天災。而畜積之未及者。何也。地有遺利。民有餘力。生穀之士未盡墾。山澤之利未盡出。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。民貧則姦邪生。貧生於不足。不足生於不農。不農則不地著。不地著則離鄉輕家。民如鳥獸。雖有高城深池。嚴法重刑。猶不能禁也。夫寒之於衣。不待輕煖。飢之於食。不待甘旨。飢寒至身。不顧廉恥。人情一日不再食。則飢。終歲不製衣。則寒。夫腹飢不得食。膚寒不得衣。雖慈母不能保其子。君安能以有民哉。明主知其然也。故務民於農桑。薄賦斂。廣蓄積。以實倉粟。備水旱。故民可得而有也。民者在上所以牧之。趨利如水走下。四方無擇也。夫珠玉金銀。飢不可食。寒不可衣。然而衆貴之者。以上用之故也。其爲物輕微易臧。在於把握。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。此令民易去其鄉。盜賊有所勸。亡逃者得輕資也。粟米布帛。生於地。長於時。聚於力。非可一日成也。數石之重。中人不勝。不爲姦邪所利。一日弗得而飢寒至。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。今農夫春耕夏耘。秋穫冬藏。伐薪樵。給徭役。春不得避風塵。夏不得避暑熱。秋不得避陰雨。冬不得避寒凍。四時之閒。無日休息。又私自送往迎來。弔死問疾。養孤長幼。在其中。勤苦如此。尙復被水旱之災。急政暴虐。賦斂不時。朝令而暮改。當其有者。半

兼下有井字。

賈而賣。無者取倍稱之息。取一價二爲倍稱。於是賣田宅。鬻子孫。以償責者矣。而商賈大者。積貯倍息。小者。坐列販賣。操其奇贏。日游都市。乘上之急。所賣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。女不蠶織。衣必文采。食必粱肉。無農夫之苦。而有仟伯之得。因其富厚。交通王侯。力過吏執。以利相傾。千里游敖。冠蓋相望。此商人所以兼農人。農人所以流亡者也。今法律賤商人。商人已富貴矣。尊農夫。農夫已貧賤矣。故俗之所貴。主之所賤也。吏之所卑。法之所尊也。上下相反。好惡乖迕。而欲國富法立。不可得也。方今之務。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。欲民務農。在於貴粟。貴粟之道。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。今募天下入粟縣官。得以拜爵。得以除臯。如此。富人有爵。農民有錢。粟有所渫矣。夫能入粟以受爵。皆有餘者也。取於有餘。以供上用。則貧民之賦可損。所謂損有餘。補不足。令出而民利者也。順於民心。所補者三。一曰主用足。二曰民賦少。三曰勸農功。爵者上之所擅。出於口而無窮。粟者民之所種。生於地而不乏。夫得高爵與免臯。人之所甚欲也。使天下人入粟於邊。以受爵免臯。不過三歲。塞下粟必多矣。於是文帝從錯之言。令民入粟邊。各以多少級數爲差。至武帝之初。七十年間。國家無事。都鄙廩庾盡滿。而府庫餘財。京師之錢累百鉅萬。貫朽而不可校。校。數也。太倉之粟。陳陳相因。充溢露積於外。腐敗不可食。衆庶街巷有馬。阡陌之間成羣。守閭閻者食粱肉。爲吏者長子孫。居官者以爲姓號。倉氏。庚氏是也。人人自愛而重犯法。先行誼而黜媿辱焉。於是罔疏而民富。是後外事四夷。內興功利。役費並興。而民去

本天下虛耗。人民相食。武帝末年。悔征伐之事。迺封丞相爲富民侯。以趙過爲搜粟都尉。教民代田。用力少而得穀多。至昭帝時。流民稍還。田野益闢。頗有蓄積。宣帝卽位。用吏多選賢良。百姓安土。歲數豐穰。穀至石五錢。農人少利。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。糴三輔。弘農。河東。上黨。太原郡穀。足供京師。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。天子從其計。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。穀貴時減價而糶。名曰常平倉。民便之。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。至元帝時。乃罷常平倉。哀帝卽位。百姓訾富。雖不及文景。然天下戶口最盛。平常崩。莽遂篡位。因漢承平之業。匈奴稱藩。百蠻賓服。舟車所通。盡爲臣妾。府庫百官之富。天下晏然。莽一朝有之。而其意未滿。陋小漢家制度。以爲疏闊。宣帝始賜單于印璽。與天子同。而西南夷鈎町稱王。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綬。貶鈎町爲侯。二方始怨。侵犯邊境。莽遂興師。發三十萬衆。欲同時十道並出。壹舉滅匈奴。海內擾矣。又動欲慕古。不度時宜。分裂州郡。改職作官。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。奴婢曰私屬。皆不得賣買。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。分餘田與九族鄉黨。犯令法至死。制又不定。吏緣爲姦。天下瞽瞍然。陷刑者衆。

凡貨金錢布帛之用。夏殷以前。其詳靡記云。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。

圖卽錢也。

退又行之於齊。至管仲

相桓公。通輕重之權。曰。歲有凶穰。故穀有貴賤。令有緩急。故物有輕重。

所緩則賤。所急則貴。

人君不理。則蓄賈

游於市。乘民之不給。百倍其本矣。計本量委則足矣。然而民有飢餓者。穀有所藏也。民有餘則輕之。

故人君斂之以輕。民不足則重之。故人君散之以重。民輕之時爲斂。重之時宜爲散。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

平。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。秦兼天下。幣爲二等。黃金以溢爲名。二十兩爲溢。秦以溢爲一金。漢以一斤爲一金也。錢質

如周。錢文曰半兩。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。更令民鑄莢錢。如榆莢也。孝文爲錢益多而輕。更鑄四銖文

爲半兩。除盜鑄錢令。賈誼諫曰。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。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。各隱屏而鑄作。

因欲禁其厚利微姦。雖黥罪日報。其執不止。報論爲法若此。上何賴焉。又民用錢。郡縣不同。法錢不

立。吏急而壹之。庫則大爲煩苛。而力不能勝。縱而弗呵乎。則市肆異用。錢文大亂。苟非其術。何鄉而

可哉。今農事弃捐。而采銅者繁。姦錢日多。五穀不爲多。民采銅鑄錢。廢其農業。故五穀不爲多。善人怵而爲姦邪。怵。誘。動心於姦

邪也。愿民陷而之刑戮。刑戮甚不祥。柰何而忽。上不聽。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。富埒天子。後卒叛

逆。鄧通大夫也。以鑄錢財過王者。故吳鄧錢布天下。武帝因文景之蓄。忿胡粵之害。卽位數年。嚴助

朱買臣等招來東甌。事兩粵。江淮之間。蕭然煩費矣。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。鑿山通道千餘里。以

廣巴蜀。巴蜀之民罷焉。彭吳穿穢栢。朝鮮置滄海郡。則燕齊之間。靡然發動。及王恢設謀馬邑。匈奴

絕和親。侵擾北邊。兵連而不解。天下共其勞。干戈日滋。行者齎。居者送。中外騷擾相奉。財賂衰耗。而

不澹。入物者補官。出貨者除臯。選舉陵夷。廉恥相冒。武力進用。法嚴令具。興利之臣。自此而始。其後

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。遂取河南。築朔方郡。時又通西南夷道。作者數萬人。千里負擔餽餽。率

十餘鍾致一石。

鍾六石四斗

置滄海郡。築衛朔方。轉漕甚遠。自山東咸被其勞。費數十百鉅萬。府庫並虛。

迺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郎。增秩及入羊爲郎。始於此。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。斬捕首虜之士。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。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。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。於是經用賦稅。旣竭。不足以奉戰士。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。大者封侯。卿大夫。小者郎。吏道雜而多端。官職耗廢。票騎仍再出擊胡。大克獲。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。皆得厚賞。衣食仰給縣官。縣官不給。天子迺損膳。解乘輿。駟出御府。禁藏以澹之。費以億計。縣官大空。富商買財或累萬金。而不佐公家之急。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。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於是以東郭咸陽。孔僅爲大司農丞。領鹽鐵事。而桑私羊貴幸侍中。故三人言利。事析秋豪矣。法旣益嚴。吏多廢免。皆譴令伐棘上林。作昆明池。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。賞賜五十萬金。軍馬死者十餘萬匹。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。是時財匱。戰士頗不得祿矣。諸賈人未作貨貸。及商以取利者。雖無市籍。各以其物自占。率緡錢二千而筭一。軺車一筭。商賈人軺車二筭。商賈人有軺車。使出二筭。重其賦也。船五丈以上一筭。匿不自占。占不悉。戍邊一歲。沒入緡錢。有能告者。以其半界之。是時豪富皆爭匿財。唯卜式數求入財。以助縣官。天子迺超拜式爲中郎。賜爵左庶長。田十頃。布告天下。以風百姓。自造白金五銖錢。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。其不發覺相殺者。不可勝計。赦自出者百餘萬人。然不能半自出矣。私

超作越
救之。

餘下有頃
字。

法者衆。吏不能盡誅。於是遣博士褚大。徐偃等分行郡國。舉并兼之徒。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。滅宣。杜周等爲中丞。義縱。尹齊。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爲九卿。直指夏蘭之屬始出。而大農顏異誅矣。自是後有腹非之法。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。天子既下緡錢令。而尊卜式。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。於是告緡錢縱矣。揚可告緡徧天下。中家以上。大氏皆遇告。得民財物以億計。奴婢以千萬數。田大縣數百頃。小縣百餘。宅亦如之。於是商賈中家以上。大氏破。民媮甘食好衣。不事蓄藏之業。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。用少饒矣。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。逐水戰相。乃大脩昆明池。列館環之。治樓船高十餘丈。作柏梁臺高數十丈。宮室之脩。由此日麗。明年天子始巡郡國。公卿白議封禪事。而郡國皆豫治道。修繕故宮。儲設共具。而望幸。明年南越反。西羌侵邊。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。擊越。發三河以西騎擊羌。又度河築令居。初置張掖。酒泉郡。而上郡。朔方。西河。河西開田官。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。六十萬人戍田之。中國繕道餽糧。遠者三千餘里。邊兵不足。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濟之。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。天子下詔褒揚。賜爵關內侯。黃金四十斤。田十頃。布告天下。天下莫應。列侯以百數。皆莫求從軍。至飲酎。少府省金。省視諸侯金有輕重。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。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。式既在位。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。或強令民買之。而船有筭。因孔僅言船筭事。上不說。然兵所過縣。縣以爲訾。給毋乏而已。不敢言輕賦法矣。元封元年。卜式貶爲太子太傅。而桑弘

羊爲治粟都尉。領大農。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。分部主郡國。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。盡籠天下之貨。名曰平準。不復告緡。民不益賦。天下用饒。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。黃金者再百焉。是歲小旱。上令百官求雨。卜式言曰。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。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。烹弘羊。天乃雨。久之。拜弘羊爲御史大夫。昭帝卽位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。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。皆對願罷鹽鐵酒權。均輸官。毋與天下爭利。示以節儉。然後教化可興。迺罷酒酤。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。王莽居攝。變漢制。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。名曰寶貨。凡寶貨五物。六名。二十八品。百姓憤亂。其貨不行。民私以五銖錢市買。莽患之。下詔敢非井田。挾五銖錢者。爲惑衆。投諸四裔。以御魘魅。於是商農失業。食貨俱廢。民涕泣於市道。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臯者。自公卿大夫至庶人。不可勝數。莽知民愁。迺行小錢。直一。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。龜貝布屬且廢。莽性慘擾。不能毋爲。每有所興造。必欲依古。得經文義和置命士。督五均六幹。郡有數人。皆用富賈。乘傳求利。交錯天下。因與郡縣通姦。多張空簿。府藏不實。百姓愈病。莽每一幹。爲設科條防禁。犯者臯至死。姦吏猾民並侵。衆庶各不安生。每壹易錢。民用破業。而大陷刑。莽以私鑄錢死。及非沮寶貨投四裔。犯法者多。不可勝計。乃更輕其法。私鑄作泉布者。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。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。與同罪。非沮寶貨民。罰作一歲。吏免官。犯者兪衆。及五人相坐。皆沒入郡國。檻車鐵鎖。傳送長安鍾官。愁苦死者十六七。匈奴侵寇甚。莽大

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。

豬性觸突人。故取以喻。

壹切稅吏民營三十而取一。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

黃綬吏皆保養軍馬。吏盡復以與民。民搖手觸禁。不得耕桑。徭役煩劇。而枯旱蝗蟲相因。又用制作未定。上自公侯。下至小吏。皆不得奉祿。而私賦斂。貨賂上流。獄訟不決。吏用苛暴立威。旁緣莽禁。侵刻小民。富者不得自保。貧者無以自存。起爲盜賊。依阻山澤。吏不能禽。而覆蔽之。浸淫日廣。於是青徐荆楚之地。往往萬數。戰鬪死亡。緣邊四夷所係虜。陷罪。飢疫人相食。及莽未誅。而天下戶口減半矣。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。而漢兵誅莽。

昔仲尼沒而微言絕。

隱微不顯之言。

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戰國從橫。真僞分爭。諸子之言。紛然殺亂。至秦患

之。乃焚滅文章。以愚黔首。漢興。改秦之敗。大收篇籍。廣開獻書之路。建藏書之策。置寫書之官。書必同文。不知則闕。問諸故老。至於衰世。是非亡正。人用其私。古之學者。耕且養。三年而通一藝。存其大體。玩經文而已。是故用日約少。而蓄德多。三十而五經立也。後世經傳既已乖離。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。而務碎義逃難。便辭巧說。破壞形體。說五字之文。至於二三萬言。後進彌以馳逐。故幼童而守一藝。白首而後能言。以安其所習。毀所不見。終以自蔽。此學者之患也。

儒家者流。蓋出於司徒之官。助人君順陰陽。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經之中。留意於仁義之際。祖述堯舜。憲章文武。宗師仲尼。以重其言。於道最爲高。然惑者既失精微。而辟者又隨時抑揚。違離道本。

苟以譁衆取寵。後進循之。是以五經乖析。儒學寢衰。此辟儒之患也。

道家者流。蓋出於史官。歷紀成敗。存亡禍福。古今之道。乘要執本。清虛以自守。卑弱以自持。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讓。易之曠曠。一謙而四益。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。則欲絕去禮學。兼弃仁義。曰。獨任清虛。可以爲治。

陰陽家者流。蓋出於羲和之官。敬順昊天。歷象日月星辰。敬授民時。此其所長也。及拘者爲之。則牽於禁忌。泥於小數。舍人事而任鬼神。

法家者流。蓋出於理官。信賞必罰。以輔禮制。此其所長也。及刻者爲之。則無教化。去仁愛。專任刑法。而欲以致治。至於殘害至親。傷恩薄厚。

名家者流。蓋出於禮官。古者名位不同。禮亦異數。孔子曰。必也正名乎。此其所長也。及警者爲之。則苟鈎鉅析亂而已。

墨家者流。蓋出於清廟之守。茅屋採椽。是以貴儉。養三老五更。是以兼愛。選士大射。是以上賢。宗祀嚴父。是以右鬼。

右鬼。謂信鬼神。親鬼而右之。

順四時而行。是以非命。

言無吉凶之命。但有賢不肖善惡也。

以孝視天下。是以上同。

同可以治。此其所長也。及蔽者爲之。見儉之利。因以非禮樂。推兼愛之意。而不知別親疏。

從橫家者流。蓋出於行人之官。孔子曰。使乎使乎。言當權事制宜。受命而不受辭。此其所長也。及邪

無舊作云
改之

人爲之。則上詐諉而弃其信。

雜家者流。蓋出於議官。兼儒墨。合名法。知國體之有此。見王治之無不貫。此其所長也。及盪者爲之。則漫羨而無所歸心。

農家者流。蓋出於農稷之官。播百穀。勸耕桑。以足衣食。故孔子曰。所重民食。此其所長也。及鄙者爲之。以爲無所事聖王。欲使君臣並耕。諄上下之序。

羣書治要卷第十五

漢書三

傳

韓信。淮陰人也。家貧無行。不得推擇爲吏。常從人寄食。從項羽爲郎中。數以策干項羽。弗用。亡楚歸漢。上未奇之也。數與蕭何語。何奇之。至南鄭。諸將亡者十數人。信度何已數言。上不我用。卽亡。何聞信亡。不及以聞。自追之。人有言上曰。丞相何亡。上怒。如失左右手。居一二日。何來謁。上且怒且喜。罵何曰。若亡何也。曰。臣非敢亡。追亡者耳。上曰。所追誰。曰。韓信。上復罵曰。諸將亡者以十數。公無所追。追信。詐也。何曰。諸將易得。至如信。國士無雙。王必欲長王漢中。無所事信。必欲爭天下。非信無可與計事者。王曰。吾亦欲東耳。何曰。王必東。能用信。信卽留。不能用信。信終亡耳。王曰。吾以爲將。何曰。雖爲將。信不留。王曰。以爲大將。何曰。幸甚。必欲拜之。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。乃可。王許之。諸將皆喜。人人各以爲得大將。至拜。乃韓信也。一軍皆驚。信已拜。上坐。王曰。丞相數言將軍。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。信因問王曰。今東向爭天下。豈非項王耶。曰。然。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。漢王曰。弗如也。信曰。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。然臣嘗事項王。請言項王爲人也。項王意烏猝嗟。千人皆廢。言羽一嗟。千人皆廢不。

收也。然不能任屬賢將。此特匹夫之勇也。項王見人恭謹。言語恂恂。人有疾病。涕泣分食飲。至使人有功當封爵。刻印。刻忍不能與。此所謂婦人之仁也。又背義帝約。而以親愛王。諸侯不平。所過無不殘滅。多怨百姓。百姓不附。特劫於威強服耳。名雖爲霸。實失天下心。故曰其強易弱。今大王誠能反其道。任天下武勇。何不誅。以天下城邑封功臣。何不服。以義兵從。思東歸之士。何不散。且大王之入武關。秋豪無所害。除秦苛法。秦民無不欲得大王。今失職之蜀民。無不恨者。今王舉而東。三秦可傳檄而定也。於是漢王大喜。自以爲得信晚。漢王以信爲左丞相。擊魏。信問酈生。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。曰。柏直也。信曰。豎子耳。遂進擊魏。虜豹。定河東。使人請漢王。願益兵三萬人。臣請以北舉燕。趙。東擊齊。南絕楚之糧道。西與大王會於滎陽。漢王與兵三萬人。進破代。禽夏說。以兵數萬欲東。下井陘。擊趙。趙王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。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。聞漢將韓信涉西河。虜魏王。禽夏說。議欲以下趙。此乘勝而去國遠鬪。其鋒不可當。臣聞千里餽糧。士有飢色。樵蘇後爨。樵。取薪也。蘇。取草也。師不宿飽。今井陘之道。車不得方軌。騎不得成列。行數百里。其勢糧食必在後。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。從間路絕其輜重。足下深溝高壘。勿與戰。彼前不得鬪。退不得還。不至十日。兩將之頭可致麾下。成安君不聽。信知其不用。大喜。乃引兵遂下井陘口。斬成安君。泚水。禽趙王歇。乃令軍毋斬廣武君。頃之。有縛而至。麾下者。於是問廣武君。僕欲北攻燕。東伐齊。何若有功。廣武君辭曰。臣聞之亡

· 書無我字
補之 ·

國之大夫。不可以圖存。敗軍之將。不可以語勇。若臣者。何足以權大事乎。信曰。僕聞之。百里奚居虞而虞亡。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。用與不用。聽與不聽耳。使成安君聽子計。僕亦禽矣。僕委心歸計。願子勿辭。廣武君曰。臣聞智者千慮。必有一失。愚者千慮。亦有一得。故曰。狂夫之言。聖人擇焉。願恐臣計未足用。願效愚忠。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。一日而失之。軍敗鄙下。今高邑是也。身死。泝水上。今足下虜魏王。禽夏說。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。誅成安君。名聞海內。威震諸侯。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。然而衆勞卒疲。其實難用也。今足下舉勦敵之兵。頓之燕堅城之下。情見力屈。欲戰不拔。曠日持久。糧食單竭。若燕不破。齊必拒境而自強。二國相持。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。當今之計。不如按甲休兵。饗士大夫。北首燕路。然後發一乘之使。奉咫尺之書。以使燕。燕必不敢不聽。從燕而東。臨齊。雖有智者。亦不知爲齊計矣。如是。則天下事可圖也。兵固有先聲後實者。此之謂也。信曰。善。於是發使。使燕從風而靡。遂度河。襲歷下軍。破龍且。楚已亡龍且。項王恐。使武涉往信。信謝曰。臣得事項王數年。官不過郎中。位不過執戟。言不聽。畫策不用。故背楚歸漢。漢王授我上將軍印。數萬之衆。解衣衣我。推食食我。言聽計用。吾得至於此。人深親信我。背之不祥。武涉已去。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。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。信不忍背漢。又自以功大。漢不奪我齊。遂不聽。項羽死。徙信爲楚王。信初之國。陳兵出入。有變。告信欲反。上僞游於雲夢。信謁於陳。高祖令武士縛信。載後車。信曰。果若人

言狡兔死。良狗烹。上曰。人告公反。遂械信至雒陽。赦以爲淮陰侯。信知漢王畏惡其能。稱疾不朝。黥布六人也。漢封爲淮南王。十一年。高后誅韓信。布心恐憂。復誅彭越。盛其醢以徧賜。諸侯王布見醢大恐。遂聚兵反。書聞。上召諸將問。布反爲之奈何。皆曰。發兵坑豎子耳。何能爲。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。薛公曰。是固當反。滕公曰。上裂地而封之。疏爵而貴之。疏分也。南面而立。萬乘之主。其反何也。薛公曰。前年殺彭越。往年殺韓信。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。自疑禍及身。故反耳。

楚元王交。高祖少弟也。玄孫向。字子政。本名嬰生。爲諫大夫。向見光祿勳周堪。光祿大夫張猛。二人給事中。大見信。弘恭。石顯憚之。數譖毀焉。向上封事曰。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。奉法不謹。乃復蒙恩。竊見災異並起。天地失常。徵表爲國。欲終不言。念忠臣雖在。畎畝猶不忘君。況重以骨肉之親。又加以舊恩乎。臣聞舜命九官。禹作司空。弃后夔。契司徒。咎繇作士。垂共工。益朕虞。伯夷秩宗。夔典樂。龍納言。凡九官也。濟濟相讓。和之至也。衆賢和於朝。則萬物和於野。故四海之內。靡不和寧。及至周文。開基西郊。雜選衆賢。罔不肅和。崇推讓之風。以銷分爭之訟。武王周公繼政。朝臣和於內。萬國驩於外。故盡得其驩心。以事其先祖。下至幽厲之際。朝廷不和。轉相非怨。君子獨守正勉強。以從王事。則反見憎毒。讒愬反其詩曰。密勿從事。不敢告勞。無罪無辜。讒口瞽瞍。當是之時。天變見於上。地變動於下。水泉沸騰。山谷易處。由此觀之。和氣致祥。乖氣致異。祥多者其國安。異衆者其國危。天地之常經。古今之通義也。今陛下開三代之業。招

·舊無禹字
補之·

文學之士優游寬容。使得並進。今賢不肖渾淆。白黑不分。邪正雜糅。忠讒並進。朝臣更相讒愬。轉相是非。文書紛紜。毀譽渾亂。所以熒惑耳目。感移心意者。不可勝載。分曹爲黨。將同心以陷正臣。進者治之表也。正臣陷者。亂之機也。乘治亂之機。未知孰任。而災異數見。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夫乘權席勢之人。子弟鱗集於朝。羽翼陰附者衆。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咨。是以日月無光。雪霜夏隕。陵谷易處。列星失行。皆怨氣之所致也。夫遵衰周之軌迹。循詩人之所刺。而欲以成太平。致雅頌。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。初元以來六年矣。按春秋六年之中。災異未有稠如今。用賢人而行善政。如或譖之。則賢人退而善政還。夫執狐疑之心者。來讒賊之口。持不斷之意者。開羣枉之門。讒邪進者。衆賢退。羣枉盛者。正士銷。故易有否泰。小人道長。則君子道銷。君子道銷。則政日亂。故爲否否者。閉而亂也。君子道長。則小人道銷。小人道銷。則政日治。故爲泰泰者。通而治也。昔者。絲共工。謹兜與舜。禹雜處堯朝。周公與管蔡。並居周位。當是時。迭進相毀。流言相謗。豈可勝道哉。帝堯成王能賢舜。禹周公而銷共工。管蔡。故以大治。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。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。定公始皇賢季孟。李斯而銷孔子叔孫。故以大亂。故治亂榮辱之端。在所信任。所信任既賢。在於堅固而不移。詩云。我心匪石。不可轉也。言守善篤也。易曰。渙汗其大號。言號令如汗。汗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號令。未能踰時而反。是反汗也。用賢未能三旬而退。是轉石也。論語曰。見不善如探湯。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。歷年而不

拍作法。

去也。出令則如反汗。用賢則如轉石。去佞則如拔山。而望陰陽之調。不亦難乎。是以羣小窺見閒隙。巧言醜詆。流言飛文。譁於民間。故詩云。憂心悄悄。慍於羣小。小人成羣。誠足慍也。昔孔子與顏淵。子貢。更相稱譽。不爲朋黨。禹。稷與皋陶。傳相汲引。不爲比周。何則。忠於爲國。無邪心也。故賢人在上位。則引其類而聚之。朝在下位。則思與其類俱進。故湯用伊尹。不仁者遠而衆賢至。類相致也。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。合黨共謀。違善依惡。數設危險之言。欲以傾移主上。如忽然用之。此天地之所以先戒。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。自古明聖。未有無誅而治者也。故舜有四放之罰。而孔子有兩觀之誅。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。今以陛下明智。誠深思天地之心迹。察兩觀之誅。覽否泰之卦。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。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。考祥應之福。省災異之禍。以揆當世之變。放遠佞邪之黨。壞散險詖之聚。杜閉羣枉之門。廣開衆正之路。決斷狐疑。分別猶豫。使是非炳然可知。則百異銷滅。而衆祥並至。太平之基。萬世之利也。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。數年不成。制度泰奢。上疏諫曰。臣聞易曰。安不忘危。存不忘亡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。故賢聖之君。博觀終始。必通三統。一曰天統。二曰地統。三曰人統。天命所授者博。非獨一姓也。孔子論詩。至於殷士膚敏。灌將於京。喟然歎曰。大哉天命。善不可不傳於子孫。是以富貴無常。不如是。則王公其何以戒慎。民萌其何以勸勉。蓋傷微子之事周。而痛殷之亡也。雖有堯舜之聖。不能化丹朱之子。雖有禹湯之德。不能移末孫之桀紂。自古及今。未有不亡之

移作訓。

舊無厚衣
之以薪五
字補之

國也。故常戰慄不敢諱亡。孔子所謂富貴無常。蓋謂此也。孝文皇帝居霸陵。顧曰。以北山石爲槨。豈可動哉。張釋之進曰。使其中有可欲。雖錮南山猶有隙。使其中無可欲。雖無石槨。又何感乎。孝文寤焉。遂爲薄葬。易曰。古之葬者。厚衣之以薪。藏之中野。不封不樹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。黃帝葬於橋山。堯葬濟陰。丘壠皆小。葬具甚微。舜葬蒼梧。二妃不從。禹葬會稽。不改其列。不改官里樹木百物之行列也。殷湯無葬處。文武周公葬於畢。秦穆公葬於雍。樽里子葬於武庫。皆無丘壠之處。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。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。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。故仲尼孝子而延陵。慈父舜禹忠臣。周公悌弟。其葬君親骨肉。皆微薄矣。非苟爲儉。誠便於體也。宋桓司馬爲石槨。仲尼曰。不如速朽。逮至吳王闔閭。違禮厚葬。十有餘年。越人發之。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。皆大作丘壠。多其瘞藏。咸盡發掘。暴露甚足悲也。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。下錮三泉。上崇山墳。棺槨之麗。宮館之盛。不可勝原。又多殺宮人。生理工匠。計以萬數。天下苦其役而叛之。驪山之作未成。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。數年之間。外被項籍之災。內離牧豎之禍。豈不哀哉。是故德彌厚者。葬彌薄。智愈深者。葬愈微。無德寡智者。葬愈厚。丘壠彌高。宮廟甚麗。發掘必速。由是觀之。明暗之效。葬之吉凶。昭然可見矣。陛下卽位。躬親節儉。始營初陵。其制約小。天下莫不稱明。及徙昌陵。增埤爲高。積土爲山。發民墳墓。積以萬數。營起邑居。期日迫卒。功費大萬百餘。大萬一億也。一死者恨於下。生者愁於上。怨

意上有之
字。

氣感動陰陽。因之以飢饉。物故流離。以十萬數。臣甚懼焉。以死者爲有知。發人之墓。其害多矣。若其無知。又安用大謀之賢智。則不悅。以示衆庶。則苦之。若苟以悅愚夫淫侈之人。又何爲哉。陛下慈仁篤美甚厚。聰明疏達。蓋世而顧。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。比方丘壘。悅愚夫之目。隆一時之觀。遠賢智之心。忘萬世之安。臣竊爲陛下羞之。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。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意。孝文皇帝去墳薄葬。以儉安神。可以爲則。秦昭始皇增山厚葬。以侈生害。足以爲戒。初陵之募。宜從公卿大臣之議。以息衆庶。書奏。上甚感向言。而不能從其計。向見上無繼嗣。政由王氏。遂上封事極諫曰。臣聞人君莫不欲安。然而危。莫不欲存。然而亡。失御臣之術也。夫大臣操權柄。持國政。未有不爲害者也。昔晉有六卿。智伯。范。中行。韓。趙。魏也。齊有田。崔。衛。有孫。甯。魯有季。孟。常掌國事。世執朝柄。後田氏取齊。六卿分晉。崔杼殺其君光。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衎。弑其君剽。季氏卒逐昭公。皆陰盛而陽微。下失臣道之所致也。故書曰。臣之有作威作福。害於而家。凶於而國。孔子曰。祿去公室。政逮大夫。危亡之兆也。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。葉陽君。皆昭王母弟。專國擅勢。假太后之威。三人者。權重於昭王。家富於秦國。國甚危殆。賴寤范雎之言。而奏復存。二世委任趙高。趙高專權自恣。壅蔽大臣。終有閭樂望夷之禍。秦遂以亡。近事不遠。卽漢所代也。漢興。諸呂無道。擅相尊。王呂產。呂祿。席太后之寵。據將相之位。欲危劉氏。賴忠正大臣絳侯。朱虛等竭誠盡節。以誅滅之。然後劉

氏復安。今王氏一姓。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。青紫貂蟬。充盈幄內。魚鱗左右。大將軍兼事用權。五侯驕奢僭盛。並作威福。擊斷自恣。行汙而寄治。身私而託公。依東宮之尊。假甥舅之親。以爲威重。尚書九卿。州牧郡守。皆出其門。筦執樞機。朋黨比周。稱譽者登進。忤恨者誅傷。游談者助之說。執政者爲之言。排擯宗室。孤弱公族。其有智能者。尤非毀而不進。遠絕宗室之任。不令得給事朝省。恐其與己分權。數稱燕王。蓋主以疑上心。避諱呂霍而弗肯稱。內有管蔡之萌。外假周公之論。兄弟據重。宗族磐牙。歷上古至秦漢。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。雖周皇甫。秦穰侯。漢武安。呂霍。上官之屬。皆不及也。物盛必有非常之變。先見爲其人徵象。孝昭帝時。冠石立於泰山。有石自立。三石爲足。一石在上。故曰冠石也。仆柳起於上林。而孝宣帝卽位。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。其梓柱生枝葉。扶疏上出屋。根垂地中。雖立石起柳。無以過此明也。事勢不兩大。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。如下有泰山之安。則上有累卵之危。陛下爲人子孫。守持宗廟。而令國祚移於外親。降爲阜隸。縱不爲身。奈宗廟何。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。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。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。樂昌侯權。所以全安之也。夫明者起福於無形。銷患於未然。宜發明詔。吐德音。援近宗室。親而納信。黜遠外戚。無授以政。以則效先帝之所行。厚安外戚。全其宗族。誠東宮之意。外家之福也。王氏永存。保其爵祿。劉氏長安。不失社稷。所以褒睦外內之姓。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。如不行此策。田氏復見於今。六卿必起於漢。爲後嗣憂。昭昭甚明。不可不

深圖不可不早慮也。唯陛下深留聖思，覽往事之戒，居萬安之實，用保宗廟，久承皇太后，天下幸甚。書奏，天子召見向，歎息悲傷其意，謂曰：君且休矣，吾將思之。向每召見，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，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，方今同姓疏遠，毋黨專政，祿去公室，權在外家，非所以強漢宗，卑私門，保守社稷，安固後嗣也。向自見得信於上，故常顯訟宗室，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，其言多痛切，發於至誠，終不能用。向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。

吾舍下有
之字刪

季布，楚人也。項籍使將兵，數窘漢王，項籍滅，高祖購求布千金，敢舍匿罪三族。布匿濮陽周氏，周氏適髡鉗布，衣褐，置廣柳車中。載以輿車，欲人不知也。之魯朱家賣之。朱家心知其季布也，買置田舍，適之雒陽。見汝陰侯滕公，說曰：季布何罪，臣各爲其主用，職耳。項氏臣豈可盡誅耶？今上始得天下，而以私怨求一人，何示不廣也？且以季布之賢，漢求之急如此，此不北走胡，南走越耳。夫忌壯士以資敵國，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。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？滕公心知朱家大俠，意布匿其所，適許諾，侍閒果言如朱家旨。上適赦布，布爲河東守。孝文時，人有言其賢，召欲以爲御史大夫。人又言其勇，使酒難近，至留邸一月，見罷。布進曰：臣待罪河東，陛下無故召臣，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。今臣至，無所受事，罷去，此人必有毀臣者。夫以一人譽召臣，一人毀去臣，恐天下有讖聞之，有以窺陛下。窺見陛下也。深淺也。上默然慙曰：河東吾股肱郡，故特召君耳。

樂布。梁人也。爲梁大夫。使於齊。未還。漢召彭越。責以謀反。夷三族。梟首雒陽下。詔有收視者。輒捕之。布還。奏事。彭越頭下。祠而哭之。吏捕以聞。上召罵曰。若與彭越反耶。吾禁人勿收。若獨祠哭之。與反明矣。趣烹之。方提趨湯。顧曰。願壹言而死。上曰。何言。布曰。方上之困彭城。敗滎陽。成臯。項王所以不能遂西。徒以彭王居梁地。與漢合從苦楚也。當是之時。彭王壹顧與楚。則漢破。且垓下之會。徵彭王。項氏不亡。天下已定。彭王割符受封。亦欲傳之萬世。今漢壹徵兵於梁。彭王病不行。而疑以爲反。反形未見。以苛細誅之。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。臣生不如死。請就烹。上迺釋布。拜爲都尉。蕭何。沛人也。漢殺項羽。卽皇帝位。論功行封。羣臣爭功。歲餘不決。上以何功最盛。先封爲鄼侯。食邑八千戶。功臣皆曰。臣等身被堅執兵。多者百餘戰。少者數十合。攻城略地。大小各有差。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。徒持文墨議論不戰。居臣等上。何也。上曰。諸君知獵乎。曰。知之。知獵狗乎。曰。知之。上曰。夫獵。追殺獸者。狗也。而發縱指示獸處者。人也。諸君徒能走得獸耳。功狗也。至如蕭何。發縱指示。功人也。且諸君獨以身從我。多者兩三人。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。功不可忘也。羣臣後皆莫敢言。列侯畢已受封。奏位次。皆曰。平陽侯曹參。身被七十創。攻城略地。功最多。宜第一。關內侯鄂千秋。時爲謁者。進曰。羣臣議皆誤。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。此特一時之事。夫上與楚相拒五歲。失軍亡衆。跳身遜者數矣。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。非上所詔令召。而數萬衆會上。乏絕者數矣。夫漢與楚

相守滎陽數年。軍無見糧。蕭何轉漕關中。給食不乏。陛下雖數亡山東。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。此萬世功也。今雖無曹參等百數。何缺於漢。漢得之不必待以全。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。蕭何當第一。曹參次之。上曰。善。於是乃令何第一。賜劍履上殿。入朝不趨。是日。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。何爲民請曰。長安地陝。上林中多空地。棄。願令民得入田。毋收橐爲獸食。上大怒曰。相國多受賈人財物。爲請吾苑。乃下何廷尉。械繫之。數日。王衛尉侍前。問曰。相國胡大罪。陛下繫之暴也。上曰。吾聞李斯相。秦有善歸主。有惡自予。今相國多受賈豎金。爲請吾苑。以自媚於民。故繫治之。王衛尉曰。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。眞宰相事也。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。且陛下距楚數歲。陳豨黥布反時。陛下自將往。當是時。相國守關中。搖足卽關西非陛下有。相國不以此時爲利。乃利賈人之金乎。且秦以不聞其過。亡天下。夫李斯之分過。又何足法哉。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。是日。使使持節赦出。何年老。素恭謹。徒跣入謝。上曰。相國休矣。相國爲民請吾苑。不許。我不過爲桀紂主。而相國爲賢相。吾故繫相國。欲令百姓聞吾過也。

曹參沛人也。爲齊丞相。參聞膠西有蓋公。善治黃老言。使人厚幣請之。旣見。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。而民自定。推此類具言。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。其治要用黃老術。齊國安集。大稱賢相。蕭何薨。使者召參。參去。屬其後相曰。以齊獄市爲寄。慎勿擾也。後相曰。治無大於此者乎。參曰。不然。夫獄市者。

反作久。

所以并容也。今君擾之，姦人安所容乎？吾是以先之。

夫獄市兼受善惡，若窮極姦人，姦人無所容竄，反且爲亂。秦人極刑而天下服，孝武峻法而獄繁，此其效也。

老子曰：我無爲民自化，我好靜民自正。參欲以道化爲本，不欲擾其末也。

始參徵時，與蕭何善，及爲宰相，有隙，至何且死，所推賢唯參。

代何爲相國，舉事無所變更，壹遵何之約束，擇郡國吏長大

取年長大者。

訥於文辭，謹厚長者，卽召除爲

丞相。史言文刻深，欲務聲名，輒斥去之。日夜飲酒，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。

不事丞相之事。

來

開舊作關
改之。

者皆欲有言，至者參輒飲以醇酒，度之欲有言，復飲酒，醉而後去，終莫得開說。

開謂有所啓白。

相舍後園近

吏舍，日飲歌呼，從吏患之，無如何，乃請參遊後園，聞吏醉歌呼，從吏幸相國召按之，乃反取酒張坐

飲，大歌呼與相和，參見人之有細過，專掩匿覆蓋之，府中無事。參子窋爲中大夫，惠帝怪相國不治

事，以爲豈少朕與？乃謂窋曰：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：高帝新弃羣臣，帝富於春秋，君爲相國，日飲

無所請事，何以憂天下？然無言吾告汝也。窋旣洗沐歸，諫參，參怒而笞之二百，曰：趣入侍。天下事非

乃所當言也。至朝時，帝讓參，參免冠謝曰：陛下自察聖武，孰與高皇帝？上曰：朕乃安敢望先帝？參曰：

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？上曰：君似不及也。參曰：陛下之言是也，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，法令旣明

具，陛下垂拱，參等守職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惠帝曰：善。君休矣。百姓歌之曰：蕭何爲法，講若畫一。

或講

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，載其清靜，民以寧壹。

張良，字子房，韓人也。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，曉關下軍，良曰：秦兵尙強，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，賈

豎易動以利。願沛公令酈食其持重寶。啗秦將。秦將果欲連和俱西。良曰。此獨其將欲叛。士卒恐不從。不如因其解擊之。沛公迺引兵擊秦軍。大破之。遂至咸陽。秦王子嬰降沛公。沛公入秦宮室。帷帳狗馬重寶。婦女以千數。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。沛公不聽。良曰。夫秦爲無道。故沛公得至此。爲天下除殘去賊。宜縞素爲資。今始入秦。即安其樂。此所謂助桀爲虐。資。質也。欲令沛公反秦者。倚素以爲質也。且忠言逆於耳。利於行。毒藥苦於口。利於病。願沛公聽樊噲言。沛公迺還軍霸上。

陳平。戶牖人也。背楚。因魏。無知見漢王。漢王拜爲都尉典護軍。絳灌等或譏平曰。聞平居家時盜其嫂。事魏王。不容亡而歸楚。不中。又亡歸漢。今大王尊官之。令護軍。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。金少者得惡處。平反覆亂臣也。願王察之。漢王疑之。以讓無知。問曰。有之乎。無知曰。有。漢王曰。公言其賢人何也。對曰。臣之所言者。能也。陛下所問者。行也。今有尾生。孝己之行。孝己。六宗之子。有孝行也。而無益於勝敗之數。陛下何暇用之乎。今楚漢相拒。臣進奇謀之士。王召平而問曰。吾聞先生事魏不遂。事楚而去。今又從吾游。信者固多心乎。平曰。臣事魏王。魏王不能用臣說。故去事項王。項王不信任人。其所任愛。非諸項。即妻之昆弟。雖有奇士。不能用。臣居楚。聞漢王之能用人。故歸大王。臣贏身來。不受金。無以爲資。誠臣計畫有可采者。願不王用之。使無可用者。大王所賜金具在。請封輸官。得請骸骨。漢王迺謝厚賜。拜以爲護軍中尉。盡護諸將。諸將迺不敢復言。

書無書字
補之

周勃沛人也。爲人木強敦厚。高帝以爲可屬大事。惠帝以勃爲太尉。高后崩。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。呂產以呂玉爲相國。秉權欲危劉氏。勃與丞相平。朱虛侯章共誅諸呂。遂共迎立代王。是爲孝文皇帝。初卽位。以勃爲右丞相。後迺免丞相。就國。人有上書告勃欲反。下廷尉。廷尉逮捕勃治之。勃恐。不知置辭。吏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與獄吏。迺書牘背示之。以公主爲證。公主者文帝女也。勃太子勝之尙之。故獄吏教引爲證。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。文帝朝。太后曰。絳侯綰皇帝璽。將兵於北軍。不以此時反。今居一小縣。顧欲反耶。文帝迺謝曰。吏方驗而出之。於是使使持節赦勃。復爵邑。勃旣出曰。吾嘗將百萬軍。然安知獄吏之貴也。勃子亞夫。文帝封爲條侯。後六年。匈奴大入邊。以宗正劉禮爲將軍。軍霸上。祝茲侯徐厲爲將軍。軍棘門。以亞夫爲將軍。軍細柳。以備胡。上自勞軍。至霸上及棘門軍。直馳入。將以下騎送迎。已而之細柳軍。軍士吏被甲。銳兵刃。彀弓弩。持滿。天子先驅至。不得入。先驅曰。天子且至。軍門都尉曰。將軍令曰。軍中聞將軍之令。不聞天子之詔。有頃。上至。又不得入。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。吾欲勞軍。亞夫乃傳言開壁門。壁門士請車騎曰。將軍約。軍中不得驅馳。於是迺按轡徐行。至中營。將軍亞夫持兵揖曰。介冑之士不拜。請以軍禮見。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。改容式車。使人稱謝。成禮而去。旣出軍門。羣臣皆驚。文帝曰。嗟乎。此真將軍矣。向者霸上棘門軍。如兒戲耳。其將固可襲而虜也。亞夫可得而犯耶。稱善者久之。

樊噲。沛人也。與高祖俱起。高帝嘗病。惡見人。臥禁中。詔戶者毋得入羣臣。絳灌等莫敢入。十餘日。噲迺排闥直入。大臣隨之。上獨枕一宦者臥。噲等見上流涕曰。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。定天下。何其壯也。今天下已定。又何憊也。且陛下病甚。大臣震恐。不見臣等計事。願獨與一宦者絕乎。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。高帝笑而起。

周昌。沛人也。爲御史大夫。爲人強力。敢直言。自蕭曹等皆卑下之。昌嘗燕入奏事。以上實時入奏事也。高帝方

擁戚姬。昌還走。高帝逐得。騎昌項。問曰。我何如主。昌仰曰。陛下卽桀紂之主也。於是上笑之。然尤憚昌。及高帝欲廢太子。大臣固爭。莫能得。而昌庭爭之強。上問其說。昌爲人吃。又盛怒曰。臣口不能言。然臣心知其不可。陛下欲廢太子。臣期期不奉詔。上欣然而笑。太子遂定。

申屠嘉。梁人也。爲丞相。是時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。賞賜累鉅萬。文帝常燕飲通家。其寵如是。是時。嘉入朝。而通居上旁。有意慢之禮。嘉奏事畢。因言曰。陛下幸愛羣臣。則富貴之。至於朝廷之禮。不可以不肅。上曰。君勿言。吾私之罷朝。坐府中。爲檄召通。通恐。入言上。上曰。汝第往。吾今使人召若。通至。丞相府。免冠徒跣頓首謝。嘉責曰。夫朝廷者。高皇帝之朝廷也。通小臣。戲殿上。大不敬。當斬。通頓首。首盡出血。不解。上使使持節召通。而謝丞相曰。此吾弄臣。君釋之。通旣至。爲上泣曰。丞相幾殺臣。

羣書治要卷第十六

漢書四

傳

酈食其陳留人也。好讀書。身長八尺。人皆謂之狂生。自謂我非狂。沛公至高陽傳舍。使人召食其。至入謁。沛公方踞牀。令兩女子洗。而見食其。食其入。卽長揖不拜。曰：「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？欲率諸侯破秦乎？」沛公罵曰：「豎儒！夫天下同苦秦久矣。故諸侯相率攻秦。何謂助秦？」食其曰：「必欲聚徒合義兵。誅無道秦。不宜踞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輟洗起衣。延食其上。坐謝之。漢王據守敖倉。而使食其說齊王曰：「王知天下之所歸乎？」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天下何歸？曰：「歸漢。」齊王曰：「先生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漢王與項王約。先入咸陽者王之。項王背約不與。而遷殺義帝。漢王起蜀漢之兵。擊三秦。出關而責義帝之負。處收天下之兵。立諸侯之後。降城卽以侯其將。得賂則以分其士。與天下同其利。豪英賢才。皆樂爲之用。諸侯之兵。四面而至。蜀漢之粟。方船而下。項王有背約之名。殺義帝之負。於人之功。無所記。於人之罪。無所忘。戰勝而不得其賞。拔城而不得其封。非項氏莫得用事。爲人刻印。卪而不能授。卪。斷也。無復廉鏹也。攻城得賂。積財而不能賞。天下叛之。賢材怨之。而莫爲之用。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。可坐而策也。夫漢王

注利作刻

發蜀漢定三秦。涉西河之水。援上黨之兵。下井陘。破北魏。此黃帝之兵。非人之力。天之福也。今已據敖倉之粟。塞成皋之險。守白馬之津。杜太行之阨。拒飛狐之口。天下後服者。先亡矣。王疾下漢王。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。不下漢王。危亡可立而待也。田廣迺聽食其。罷歷下兵守戰備。

陸賈楚人也。有口辯。常居左右。時時前說稱詩書。高帝罵之曰。乃公居馬上得之。安事詩書。賈曰。馬上得之。寧可以馬上治乎。且文武並用。長久之術也。昔者吳王夫差。智伯極武而亡。秦任刑法不變。卒滅趙氏。秦之先迺父封於趙城。其後曰趙氏。向使秦已并天下。行仁義。法先聖。陛下安得而有之。高帝不懌。有慙色。

謂賈曰。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。吾所以得之者。及古成敗之國事。賈凡著十二篇。每奏一篇。高帝未嘗不稱善。稱其書曰新語。呂太后時。王諸呂。諸呂擅權。欲劫少主。危劉氏。右丞相陳平患之。賈曰。天下安。注意相。天下危。注意將。將相和。則士豫附。士豫附。天下雖有變。則權不分。權不分。爲社稷計。在兩君掌握耳。平因結謀於大尉勃。卒誅諸呂。安劉氏。立文帝。賈之謀也。

婁敬齊人也。漢五年。戍隴西。過雒陽。高帝在焉。敬脫輓輅。輅。以木當胸。挽重轡車也。見齊人虞將軍曰。臣願見上

言便宜。虞將軍入言上。上召見問。敬說曰。陛下都雒陽。豈欲與周室比隆哉。上曰。然。敬曰。陛下取天

下與周異。周之先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。及武王伐紂。不期會孟津。上八百諸侯。遂滅殷。成王卽

位。周公之屬傅相焉。迺營成周。都雒。以爲此天下中。諸侯四方納貢職。道里鈞矣。有德則易以王。無

無周字。

德則易以亡。凡居此者，欲令周務以德致人，不欲阻險，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。及周之衰分而爲二，天下莫朝。周不能制，非德薄，形勢弱也。今陛下起豐沛，收卒三千人，卷蜀漢，定三秦，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，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，父子暴骸中野，不可勝數，哭泣之聲不絕，傷痍者未起，而欲比隆成康之時，臣竊以爲不侔矣。且夫秦地被山帶河，四塞以爲固，卒然有急，百萬之衆可具。因秦之故，資甚美膏腴之地，此所謂天府。陛下入關而都之，山東雖亂，秦故地可全而有也。夫與人鬪，不搯其亢，亢，喉嚨也。拊其背，未能全勝。今陛下入關而都，按秦之故，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。高帝卽日，駕西都關中，於是賜姓劉氏，拜爲郎中，號曰奉春君。漢七年，韓王信反，高帝自往擊。至晉陽，聞信與匈奴欲擊漢，上使人使匈奴。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，徒見其老弱及羸畜，使者十輩來，皆言匈奴易擊。上使敬復往，還報曰：兩國相擊，此宜夸矜，見所長，今臣往，徒見羸瘠老弱，此必欲見短。伏奇兵以爭利，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。是時，漢兵三十餘萬，衆兵已業行，上怒罵敬曰：齊虜以舌得官，迺今妄言沮吾軍，械繫敬廣武，遂往。至平城，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，白登七日，然後得解。高帝至廣武，赦敬曰：吾不用公言，以困平城，迺封敬二千戶，號建信侯。

叔孫通，薛人也。爲太子太傅。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，通諫曰：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，立奚齊，晉國亂者數十年，爲天下笑。秦以不早定扶蘇，胡亥詐立，自使滅祀。此陛下所親見。今太子仁

孝天下皆聞之。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。食無菜茹其可背哉。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。臣願先伏誅。以頸血汚地。高帝曰。公罷矣。吾特戲耳。通曰。太子天下本。本壹搖。天下震動。柰何以天下戲。高帝曰。吾聽公。

蒯通。范陽人也。韓信定齊地。自立爲齊假王。通知天下權在於信。說信曰。今劉項分爭。使人肝腦塗地。流離中野。不可勝數。非天下賢聖。其勢固不能息。天下之禍。當今之時。兩主懸命於足下。足下爲漢則漢勝。與楚則楚勝。方今爲足下計。莫若兩利而俱存之。參分天下。鼎足而立。其勢莫敢先動。蓋聞天與弗取。反受其咎。時至弗行。反受其殃。願足下孰圖之。信曰。漢王遇我厚。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。遂謝通。通說不聽。惶恐乃陽狂爲巫。天下既定。後信以罪廢。爲淮陰侯。謀反。誅。臨死。歎曰。悔不用蒯通之言。高帝聞之。召通。通至上欲亨之。曰。若教韓信反。何也。通曰。狗各吠非其主。當彼時。臣獨知齊王韓信。非知陛下也。且秦失其鹿。以鹿喻帝位也。天下共逐之。高材者先得。天下匈匈。爭欲爲陛下所爲。顧力不能。可殫誅邪。上迺赦之。至齊。悼惠王時。曹參爲相。禮下賢人。請通爲客。初。齊處士東郭先生。梁石君入深山隱居。通迺見相國曰。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。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。足下卽欲求婦。何取。曰。取不嫁者。通曰。然則求臣亦猶是也。彼東郭先生。梁石君。齊之俊士也。隱居不嫁。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。願足下使人禮之。曹相國曰。敬受命。皆以爲上賓。

賈誼洛陽人也。孝文時爲梁懷王太傅。是時匈奴強。侵邊。天下初定。制度疏闕。諸侯王僭擬。地過古制。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。誼數上疏陳政事。多所欲匡建。其大略曰。臣竊惟事勢。可爲痛哭者一。可爲流涕者二。可爲長太息者六。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。難徧以疏舉。進言者皆曰。天下已安。已治矣。臣獨以爲未也。曰。安且治者。非愚則諛。皆非事實。知治亂之體者也。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。而寢其上。火未及然。因謂之安。方今之勢。何以異此。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。因陳治安之策。試詳擇焉。夫使爲治勞智慮。苦身體。乏鍾鼓之樂。勿爲可也。樂與今同。而加之以諸侯軌道。兵革不動。民保首領。匈奴賓服。四荒向風。百姓素朴。獄訟衰息。天下順治。生爲明帝。沒爲明神。名譽之美。垂於無窮。建久安之勢。成長治之業。以承祖廟。以奉六親。至孝也。以幸天下。以育羣生。至仁也。立經陳紀。輕重同得。後可以爲萬世法程。雖有愚幼不肖之嗣。猶得蒙業而安。至明也。以陛下之明達。因使少知治體者。得佐下風。致此非難也。臣謹稽之天地。驗之往古。案之當今之務。日夜念之。至孰也。雖使禹舜復生。爲陛下計。無以易此。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。樹國於險固。諸侯強大。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勢也。下數被其殃。上數爽其憂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。今或親弟謀爲東帝。淮南厲王長也。親兄之子西向而擊。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反。欲擊取榮陽。天子春秋鼎盛。鼎。行義未過。德澤有加焉。猶尙如是。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。然而天下少安何也。大國之王幼弱未壯。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。數年之後。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。漢

之傅相稱病而賜罷。彼自丞尉以上，徧置私人。如此，有異淮南、濟北之爲邪？此時而欲爲治安，雖堯舜不治也。今令此道順而全安，甚易，不肯早爲，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。抗其頭而到之也。豈有異秦之季

世乎？夫以天子之位，乘今之時，因天之助，尙憚以危爲安，以亂爲治，假設天下如曩時，淮陰侯尙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韓信王韓，張敖王趙，盧綰王燕，陳豨在代，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，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殺亂，高皇帝與諸公並起，諸公幸者迺爲中涓，其次僅得舍人，材之不逮至遠也。高皇帝以明聖威武，卽天子位，割膏腴之地，以王諸公，多者百餘城，少者三四十縣，德至渥也。然其後十年之間，反者九起，陛下之與諸公，非親角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封王之也，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，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臣請試言其親者，假令悼惠王王齊，元王王楚，中子王趙，幽王王淮陽，恭王王梁，靈王王燕，厲王王淮南，六七貴人皆無恙，當是時陛下卽位，能爲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諸王，雖名爲臣，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。擅爵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黃屋，令不肯聽，召之安可致乎？幸而來至，法安可得加，動一親戚，天下圍視而起。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，爲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也。適啓其口，匕首已陷其匈矣。陛下雖賢，誰與領此？故疏者必危，親者必亂，已然之效也。其異姓負強而動者，漢已幸而勝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，同姓襲是跡而動，既有徵矣。殃禍之變，未知所移，明帝處之，尙不能以安，後

令下有之字。

世將如之何。屠牛坦一朝解十二年而芒刃不頓者。所排擊剝割。皆衆理解也。至於體髀之所。非斤則斧。夫仁義恩厚。人主之芒刃也。權勢法制。人主之斤斧也。今諸侯王。皆衆體髀也。釋斤斧之用。而欲嬰以芒刃。臣以爲不缺則折。胡不用之淮南。濟北。勢不可也。二國皆反誅。何不施之仁恩。勢不可故也。臣竊跡前事。大

可下有也

抵強者先反。淮陰王楚最強。則最先反。韓王信倚胡。則又反。貫高因趙資。則又反。陳豨兵精。則又反。彭越用梁。則又反。黥布用淮南。則又反。盧綰最弱。最後反。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。功少而最完。勢疏而最忠。非獨性異人。亦形勢然也。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。今雖已殘亡可也。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。雖至今存可。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也。欲諸王之皆忠附。則莫若令如長沙王。欲臣子之勿菹醢。則莫若令如樊鄴等。欲天下之治安。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則易使。以義國小則無邪心。令海內之勢。如身之使臂。臂之使指。莫不制從。諸侯之君。不敢有異心。雖在細民。且知其安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。割地定制。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。使其子孫各受祖之分地。地盡而止。及燕梁他國皆然。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。建以爲國。空而置之。須其子孫生者。舉使君之。天子無所利焉。誠以定治而已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。地制壹定。宗室子孫莫慮不王。下無背叛之心。上無誅伐之志。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法立而不犯。令行而不逆。細民向善。大臣致順。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。當時大治。後世誦聖。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。天下之勢。方病大瘡。腫足曰瘡。一脛之大幾如要。一指之大

幾如股。平居不可屈伸。失今不治。必爲痼疾。後雖有扁鵲。不能爲已。可痛哭者。此病是也。天下之勢。方倒懸。凡天子者。天下之首也。蠻夷者。天下之足也。今匈奴嫚侮侵掠。至不敬也。爲天下患。至無已也。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。足反居上。首顧居下。倒懸如此。莫之能解。猶爲國有人乎。可爲流涕者此也。今民賣僮者。僮謂隸爲之繡衣絲履。偏諸緣。內之閑中。閑。實奴婢闕也。是古天子后服。所以廟而不宴者也。而庶人得以衣婢妾。白縠之表。薄紈之裏。縵以偏諸。是古天子之服也。今富人大賈。嘉會召客者。以被牆。古者以奉一帝一后。而節適。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。倡優下賤。得爲后飾。然而天下不屈者。殆未有也。夫俗至大不敬也。至無等也。至冒上也。進計者猶曰無爲。可爲長太息者此也。商君遺禮義。弃仁恩。并心於進取。秦俗日敗。故秦人家富子壯。則出贅。出作贅借父耰。鉏。慮有德色。假其父鉏而惠之。母取箕箒。立而諄語。諄猶實也。抱哺其子。與公併倨。其慈子嗜利。不同禽獸者無幾耳。然并心而赴時者。猶曰。蹙六國。兼天下。功成求得矣。終不知反廉愧之節。仁義之厚。衆掩寡。知欺愚。勇威怯。壯陵衰。其亂至矣。是以大賢起之。威震海內。德從天下。曩之爲秦者。今轉而爲漢矣。然其遺風餘俗。猶尚未改。今世以侈靡相競。而上無制度。弃禮誼。捐廉恥。日甚。殺父兄。盜者剽寢戶之簾。剽。取也。兩廟也。白晝大都之中。剽吏而奪之金。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。吏矯僞發。盈出十萬石粟。賦六百餘萬錢。乘傳而行郡國。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。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。期會

之閒。以爲大故。至於俗流失。世壞敗。因恬而不知怪。夫移風易俗。使天下回心而向道。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。俗吏之所務。在於刀筆筐篋。而不知大體。陛下又不自憂。竊爲陛下惜之。夫立君臣。等上下。使父子有禮。六親有紀。父母兄弟此非天之所爲。人之所設也。人之所設。不爲不立。不植則僵。不修則壞。管子曰。禮義廉恥。是謂四維。四維不張。國乃滅亡。使管子愚人。則可。管子而少知治體。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。秦滅四維而不張。故君臣乖亂。六親殃戮。姦人並起。萬民離叛。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。今四維猶未備也。故姦人幾幸。而衆心疑惑。豈如今定經制。令君臣上下有差。父子六親各得其宜。姦人無所幾幸。此業壹定。世世常安。若夫經制不定。是猶渡江河無維楫。中流而遇風波。船必覆矣。可爲長大息者此也。夏爲天子十有餘世。殷爲天子二十餘世。周爲天子三十餘世。秦爲天子二世而亡。人性不甚相遠也。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。而秦無道之暴也。其故可知也。古之王者。太子迺生。固舉以禮。使士負之。有司齊肅端冕。見於天也。過闕則下。過廟則趨。孝子之道也。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。昔者成王幼。在纒線之中。召公爲太保。周公爲太傅。太公爲太師。保保其身體。傅傅之德義。師導之教訓。此三公職也。於是爲置三少。少保。少傅。少師。是與太子宴者也。故迺孩提有識。三公三少。明孝仁禮義。以導習之。逐去邪人。不使見惡行。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。孝悌博聞有道術者。以衛翼之。使與太子居處出入。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。聞正言。行正道。左右前後皆正人。夫習與

舊無故字
補之。

正人居之不能無正。猶生長楚之鄉。不能不楚言也。孔子曰。少成若天性。習貫如自然。太子既冠成人。免於保傅之嚴。則有記過之史。徹膳之宰。進善之旌。誹謗之木。敢諫之鼓。警史誦詩。工誦箴諫。大夫進謀。士傳民語。習與智長。故切而不媿。化與心成。故中道若性。春秋入學。坐國老。執醬而親餽之。所以明有孝也。行以鸞和。鸞在衡和在軾。步中采齊。趨中肆夏。樂詩也。步則歌之以中節。所以明有度也。其於禽獸。見其生不食其死。聞其聲不食其肉。故遠庖廚。所以長恩。且明有仁也。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。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。至秦而不然。其俗固非貴辭讓也。所上者告訐也。固非貴禮義也。所上者刑罰也。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。所習者非斬劓人。則夷人之三族也。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。忠諫者謂之誹謗。深計者謂之妖言。其視殺人若刈草菅。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。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。故也。鄙諺曰。不習爲吏。視已成事。又曰。前車覆。後車誡。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。其已事可知也。夫存亡之變。治亂之機。其要在是矣。夫天下之命。懸於太子。太子之善。在於早諭教。與選左右。夫心未濫而先諭教。則化易成也。開於道術智誼之指。則教之力也。若其服習積貫。貫習也。則左右而已。臣故曰。選左右早諭教最急。夫教得而左右正。則太子正矣。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若夫慶賞以勸善。刑罰以懲惡。先王執此之政。堅如金石。行此之令。信如四時。據此之公。無私如天地。豈顧不用哉。孔子曰。聽訟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爲人主計者。莫如先審取舍。取舍之極定於內。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。

安者非一日而安也。危者非一日而危也。皆以積漸。然不可不察也。人主之所積。在其取舍。以禮義治之者。積禮義。以刑罰治之者。積刑罰。刑罰積而民怨。背禮義積而民和親。故世主欲民之善同。而所以使民善者。或異。或導之以德教。或馭之以法令。導之以德教。德教洽而民氣樂。馭之以法令者。法令極而民風哀。哀樂之感。禍福之應也。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。與湯武同。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。六七百歲而弗失。秦王持天下十餘歲則大敗。此無他故矣。湯武之定取舍。而秦王之定取舍。不審也。夫天下大器。今人之置器。置諸安處則安。置諸危處則危。天下之情。與器無以異。在天子之所置之。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。而德澤洽。禽獸草木廣裕。德被子孫數十世。此天下所共聞也。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。德澤無一有。而怨毒盈於世。人憎惡之如仇讎。禍幾及身。子孫誅絕。此天下之所共見也。是非其明效大驗邪。人之言曰。聽言之道。必以其事觀之。則言者莫敢妄言。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。教化之不如刑罰。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。人主之尊譬如堂。羣臣如陛。衆庶如地。古者聖王制爲等列。內有公卿大夫士。外有公侯伯子男。等級分明。而天子加焉。故其尊不可及也。鄙諺曰。欲投鼠忌器。尙憚不投。恐傷其器。況貴臣之近主乎。廉恥禮節。以治君子。故有賜死而無戮辱。是以黥劓之臯。不及大夫。顧其離主上不遠也。君之寵臣。雖或有過。刑戮之罪。不加其身者。尊君故也。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。今自王侯三公之貴。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。古天子

之所謂伯父伯舅也。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。然則堂不無陛下乎。被戮辱者不秦迫乎。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。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。退之可也。賜之死可也。滅之可也。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。編之徒官。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。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。夫天子之所嘗敬。衆庶之所嘗寵。死而死耳。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。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。彼將犬馬自爲也。如遇官徒。彼將官徒自爲也。故古者禮不及庶人。刑不至大夫。所以厲寵臣之節也。其有大罪者。聞命則北面再拜。跪而自裁。上不使人掉抑而刑之也。曰。子大夫自有過耳。吾遇子有禮矣。遇之有禮。故羣臣自烹。嬰以廉恥。故人矜以節行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。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。則非人類也。故爲人臣者。利不苟就。害不苟去。唯義所在。上之化也。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。法度之臣誠死社稷。輔翼之臣誠死君上。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。故曰。聖人有金城者。比物此志也。比謂比方。使忠臣以死。而覆之志比於金城。彼且爲我死。故吾得與之俱生。彼且爲我亡。故吾得與之俱存。爲我危。故吾得與之皆安。顧行而忘利。守節而仗義。故可以託不御之權。可以寄六尺之孤。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。主上何喪焉。此之不爲。而顧彼之久行。彼亡國也。故曰。可爲長太息者此也。

爰盎字絲。楚人也。孝文時爲中郎將。從霸陵。上欲西馳下峻阪。盎攬轡。上曰。將軍怯邪。盎曰。臣聞千

金子不垂堂。百金子不騎衡。

騎。倚也。

聖主不乘危。不微幸。今陛下聘六飛。

六馬之疾。若飛也。

馳不測山。有如馬

驚車敗。陛下縱自輕。柰高廟太后何。上乃止。上幸上林。皇后慎夫人從。其在禁中常同坐。及坐郎署。

盎卻慎夫人坐。慎夫人怒。不肯坐。上亦怒起。盎因前說曰。臣聞尊卑有序。則上下和。今陛下既已立

后。慎夫人適妾。妾主豈可以同坐哉。且陛下幸之。則厚賜之。陛下所以爲慎夫人。適所以禍之。獨不

見人豕乎。

威夫人也。

於是上適悅。入語慎夫人。夫人賜盎金五十斤。然盎亦以數直諫。不得久居中。調

爲隴西都尉。

調。遷也。

仁愛士卒。皆爭爲死。

晁錯。潁川人也。以文學爲太子家令。是時匈奴強。數寇邊。上發兵以禦之。錯上言兵事曰。臣聞兵法

有必勝之將。由此觀之。安邊境。立功名。在於良將。不可不擇也。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。一

曰得地形。二曰卒服習。三曰器用利。兵法曰。丈五之溝。漸車之水。山林積石。經川丘阜。草木所在。此

步兵之地也。車騎二不當一。土山丘陵。曼衍相屬。平原廣野。此車騎之地也。步兵十不當一。平陵相

遠。川谷居閒。仰高臨下。此弓弩之地也。短兵百不當一。兩陣相近。平地淺草。可前可後。此長戟之地

也。劍楯三不當一。荏葦竹簫。草木蒙籠。支葉茂接。此矛鏃之地也。長戟二不當一。曲道相伏。險阨相

薄。此劍楯之地也。弓弩三不當一。士不選練。卒不服習。起居不精。動靜不集。趨利弗及。避難不畢。前

擊後解。與金鼓之音相失。此不習勒卒之過也。百不當十。兵不完利。與空手同。甲不堅密。與袒裼同。

種楊。弩不可以及遠。與短兵同。射不能中。與無矢同。中不能入。與無鏃同。此將不省兵之禍也。五不當一。故兵法曰。器械不利。以其卒予敵也。卒不可用。以其將與敵也。君不擇將。以其國與敵也。四者兵之至要也。臣又聞小大異形。強弱異勢。險易異備。夫卑身以事強。小國之形也。合小以攻大。敵國之形也。以蠻夷攻蠻夷。中國之形也。今匈奴地形伎藝。與中國異。上下山阪。出入谿澗。中國之馬弗與也。險道傾側。且馳且射。中國之騎弗與也。風雨罷勞。飢渴不困。中國之人弗與也。此匈奴之長技也。若夫平原易地。輕車突騎。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。勁弩長戟。射疏及遠。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。堅甲利刃。長短相雜。游弩往來。什伍俱前。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。材官驍發。矢道同的。材官。騎射之官也。射者驍發。其用矢者同中一的。言其工妙。則匈奴之革箭木薦。革箭。以皮作如鎧也。木薦。以木板作如楯也。弗能支也。下馬地鬪。劍戟相接。去就相薄。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。此中國之長技也。以此觀之。匈奴之長技三。中國之長技五。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。以誅數萬之匈奴。衆寡之計。以一擊十之術也。雖然。兵凶器。戰危事也。以大爲小。以強爲弱。在俛仰之間耳。夫以人死爭勝。跌而不振。蹉跌不可復起。則悔之無及也。帝王之道。出於萬全。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。來歸誼者。其衆數千。飲食長技。與匈奴同。可賜之堅甲絮衣。勁弓利矢。益以邊郡之良騎。令明將能知者習俗。和輯其心者。將之。卽有險阻。以此當之。平地通道。則以輕車材官制之。兩軍相表裏。各用其長技。衡加之以衆。此萬全之術也。文帝嘉之。乃賜錯璽書。寵荅焉。錯復言守邊備塞。勸

農力本。當世急務二事。曰。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。築塞河上。南攻揚粵。揚州之南越也。置戍卒焉。其起兵而

攻胡粵者。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。貪戾而欲廣大也。故功未立而天下亂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。

戰則爲人禽。屯則卒積死。夫胡貉之地。積陰之處也。其性能寒。揚粵之地。少陰多陽。其性能暑。秦之

戍卒。不能其水土。戍者死於邊。輸者償於道。償。什也。秦民見行。如往弃市。因以謫發之。名曰謫戍。發

之不順行者深怨。有背叛之心。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。以計爲之也。故戰勝守固。則有拜爵之

賞。攻城屠邑。則得其財。以富家室。故能使其衆蒙矢石。赴湯火。視死如生。今秦之發卒也。有萬死

之害。而無銖兩之報。死事之後。不得一筭之復。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。陳勝行戍。至於大澤。爲天

下先唱。天下從之。如流水者。秦以威劫而行之。敵也。胡人衣食之業。不著於地。其勢易擾亂。邊境如

飛鳥走獸。放於廣野。美草甘水則止。草盡水竭則移。以是觀之。往來轉徙。時至時去。此胡人生業。而

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。今使胡人數處轉牧。行獵於塞下。或當燕代。或當上郡北地隴西。以候備塞

之卒。卒少則入。陛下不救。則邊民絕望。而有降敵之心。少發則不足。多發遠縣。纒至。胡又已去。聚不

罷。爲費甚大。罷之。則胡復入。如此連年。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。陛下幸憂邊境。遣將吏發卒以治

塞。甚大惠也。然令遠方之卒守塞。一歲而更。不知胡人之能。不如選常居者。家室田作。且以備之。以

便爲之高城深塹。先爲室屋。具田器。迺募罪人令居之。不足募。以丁奴婢贖罪。及輸奴婢。欲以拜爵

者不足。迺募民之欲往者，皆賜高爵，復其家，與冬夏衣，稟食，能自給而止。其無夫若妻者，縣官買與之。人情非有匹敵，不能久安其處。塞下之民，祿利不厚，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。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，以其半與之。謂胡人驅收中國能奪得之者。以半與之也。縣官爲贖，得漢人。官爲贖也。其民如是，則邑里相救助，赴胡不避死。非以德上也，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。此與東方之戍卒，東方諸部次當戍邊。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，功相萬也。以陛下之時，徙民實邊，使遠方無屯戍之事，塞下之民，父子相保，無係虜之患，利施後世，名稱聖明。其與秦之行怨民，相去遠矣。上從其言，募民徙塞下，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，以實塞下，使屯戍之事益省，甚大惠也。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，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。臣聞古之徙遠方，以實廣虛也。相其陰陽之和，嘗其水泉之味，審其土地之宜，觀其草木之饒，然後營邑立城，制里割宅，通田作之道，正阡陌之界，先爲築室，家置器物焉。民至有所居，作有所用。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。爲置醫巫以救疾病，生死相卹，墳墓相從。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。擇其邑之賢材，習地形，知民心者，居則習民於射法，出則教民於應敵。故卒伍成於內，則軍正定於外。服習以成，勿令遷徙。幼則同游，長則共事，夜戰聲相知，則足以相救。晝戰目相見，則足以相識。驩愛之心，足以相死。如此而勸以厚賞，威以重罰，則前死不還踵矣。文帝詔舉賢良文學之士，錯在選中，上親策詔之曰：昔者大禹勤求賢士，施及方外，近者獻其明，遠者通厥聰，比善勳力，以翼天子。是以大禹能無

失德。故詔有司。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。通於人事之終始。及能直言極諫者。將以匡朕之不逮。永惟朕之不德。吏之不平。政之不宣。民之不寧。四者之闕。悉陳其志。無有所隱。錯對詔策曰。通於人事終始。愚臣竊以古之三王。臣主俱賢。故合謀相輔。計安天下。莫不本於人情。人情莫不欲壽。三王生而不傷也。人情莫不欲富。三王厚而不困也。人情莫不欲安。三王扶而不危也。人情莫不欲逸。三王節其力不盡也。其爲法令也。合於人情而後行之。其動衆使民也。本於人事然後爲之。取人以己。內恕及人。情之所惡。不以強人。情之所欲。不以禁民。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。望之若父母。從之若流水。百姓和親。國家安寧。名位不失。施及後世。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。詔策曰。吏之不平。政之不宣。民之不寧。愚臣竊以秦事明之。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。其主不及三王。而臣不及其佐。然功力不遲者何也。地形便財用足。民利戰。其所與並者六國。六國者。臣主皆不肖。謀不輯。民不用。故當此之時。秦最富強。夫國富強而鄰國亂者。帝王之資也。故秦能兼六國。立爲天子。當此之時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。及其末塗之衰也。任不肖而信讒賊。宮室過度。耆欲無極。民力疲盡。賦斂不節。矜奮自賢。羣臣恐諛。恐發陷禍而諛以求自全。驕溢縱恣。不顧患禍。妄賞以隨喜意。妄誅以快怒心。法令煩僭。刑罰暴酷。輕絕人命。天下寒心。莫安其處。姦邪之吏。乘其亂法。以成其威。獄官主斷。生殺自恣。上下瓦解。各自爲製。秦始亂之時。吏之所先侵者。貧人賤民也。至其中節。所侵者。富人吏家也。及其末塗。所侵者。宗室大

二字補。臣也。是故親疏皆危。外內咸怨。離散逋逃。人有走心。陳勝先倡。天下大潰。絕祀亡世。爲異姓福。此吏不平。政不宜。民不寧之禍也。對奏。天子善之。遷大中大夫。錯以諸侯強大。請削之。後吳楚反。會竇嬰言爰盎。詔召入見。上問曰。計安山。盎對曰。吳楚相遺書。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。今賊臣晁錯擅誦諸侯。削奪之地。以故反。名爲西共誅錯。復故地而罷。方今計獨有斬錯。發使赦吳楚七國。復其故地。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。於是上默然良久曰。願誠何如。吾不愛一人。謝天下也。後十餘日。迺使中尉召錯。給載行市。錯衣朝衣。斬東市。錯已死。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。還上書言軍事。上問曰。聞晁錯死。吳楚罷不也。鄧公曰。吳爲反數十歲矣。發怒削地。以誅錯爲名。其意不在錯也。且臣恐天下之士。拑口不敢復言矣。上曰。何哉。鄧公曰。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。故請削之。以尊京師。萬世之利也。計畫始行。卒被大戮。內杜忠臣之口。外爲諸侯報仇。臣竊爲陛下不取也。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。公言善。吾亦恨之。

